'96台北爱情故事——重新恋爱的节日
原著剧本 蔡康永 小说改写 钱钦青
有一个节日，
不必放鞭炮庆祝，也没有粽子、月饼可以吃，
这个节日不需要提灯笼放水灯，
更没有阅兵大典，亦不是纪念哪个伟人诞生。
在这个节日中，你不需要担心会收到黏牙的巧克力，
更不必悬挂国旗；因为，这只是属于我们两人的，
更伟大的重新恋爱的节日！

第一章 男朋友和他的旧情人

上帝祂整人，通常整兩次——第一次，給你一個麻煩多多的家庭；第二次，給你一個麻煩多多的愛情。

在一個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那種低成本談話性節目的攝影棚裡，粗糙單調的布景前坐著三個人。

中間那位是主持人袁喜，她長得一副清純可愛的學生模樣，年紀輕輕，完全看不出來是個留過洋的碩士。就是因為她一瞼稚氣未晚的樣子，進棚的第一天就鬧了個被當成暑期實習生的笑話。

袁喜的左手邊，是三十幾歲的整型醫生傅開，穿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出自某位米蘭或是巴黎的大師所設計的西裝，再加上名錶和金邊眼鏡的襯托，更顯得他是個有品味，又有自信的成熟男人。

袁喜的右邊，是一位年紀比博開略小，但是你從瞼上也看得出來是早已經脱離了青春階段的女律師沈力行。從她充滿自信的眼神中，很明顯的感覺到，這是一個身經百戰、經驗豐富的律師。但是當她看著博開的時候，眼神中卻充滿著怪異，甚至**説**是流露著仇視的光芒。

談話已經進行到一半，對立的尖鋭氣氛卻莫名其妙的上昇著，對這種小節目來説，這是很不尋常也很不必要的情况，「又不是全民開講，幹嘛這麼認真啊?」袁喜心中嘀咕著，好奇地看看女律師，又看看男醫師。

「像這種情形，如果也要我們動手術的醫生來負責的話，這樣就有點過份了。」傅開振振有詞地回答。

「所以傅医师是认为病人既然同意动手术……」袁喜夾在兩位專家之間，想試圖發揮一下主持人的功能，卻馬上被沈律師打斷，「我站在律師的立場實在很難同意傅醫師的這種説法，從法律的觀點來看，整個醫療行為進行的過程中，從診斷開始到動完手術……」

「難道病人在心理上的調適也要醫生來負責嗎？」博開也開始搶話。這和他原本冷靜優雅的風度有點不搭調。

我們的主持人袁喜也被搞得緊張起來，整個頭像個博浪鼓一樣搖了起來，看看左邊再看看右邊，看看右邊再轉回左邊。

這個時候話題轉到了「醫學倫理」，沈力行瞪著傅開，声音徒然高了幾度：「你説你在醫學院是第一名畢業，醫學倫理课拿了98分，我怎麼会不知道？我認識你快十年了，我怎么會不知道？」

袁喜這個「博浪鼓」倏然停止：「原來你們認識啊!」博開想把話題扯回今天的主題——「醫療傷害」上，沒想到沈力行声音更大：「好啊，我們就來談傷害，兩年前你一聲不響就搬走，遺對我造成的傷害有多大？」

話一説完，所有工作人員面面相觑，沒想到這麼八卦的事竟然讓他們遇上，導播趕緊叫暫停。傅開轉身要走，沈力行擋住他的去路：「你又想一走了之? 工作人員一擁而上，但不是要攔他們，而是要搶救他們身上的麥克風，大夥兒愈是手忙腳亂，線愈是纠纏不清。

沈力行還沒完呢，她痛斥傅開不但把她甩了，還故意拿現任情人袁喜來示威，傅開阻止不了，就把氣出在袁喜頭上，怪她不该騙他来這兒出醜。袁喜一瞼無辜，氣得説不出話來，一陣混亂之際，傅開見麦克風線已經解開，就立刻走出棚外，沈力行拿了皮包也跟著冲出去。

剛剛遭受打擊的主持人袁喜勉强打起精神，準備錄「觀众來信」的單元：「最近的來信愈來愈多，代表愈來愈多的观众朋友支持我們的節目，謝謝大家，我們先來看看這封永和的朱小姐的信，她説她和她的男朋友，愈来愈疏遠了，兩人同居了這么久，男朋友還是什么事都不告訴她，而且一有什麼不如意的事，男朋友就會迁怒她，找她麻煩……」袁喜愈唸愈覺得似乎是她自己的寫照，想起剛剛受的委屈，眼淚不由得流了下來。

同一個時候，在停車場上，傅开坐在他那辆V开头的贵重轿车上，手紧緊抓著方向盤，卻遲遲不發動，为什么呢？原来我们的沈大律师竟然像座土地公似的盤腿坐在他的引擎蓋上，这种年轻少女式的赌气，在台北街头似乎也已经不多见了。

两人僵持了很久，傅开沉不住气：「你已经闹够了，可以走了吧？都已经过去两年了，现在才来搅和，不觉得很无聊吗？」

沈力行完全不为所动。傅开只好发动引擎，但沈力行还是没有反应，「文攻」不成，傅开只好下车准备用「武吓」，结果还没碰到，沈力行就缩起上身：「等一下，會痛。」

「我碰都沒碰到，妳太誇張了吧!」

沈力行表情痛苦地解釋，「嗯，是這樣子，」她指著自己的胸前：「我這邊發現了癌細胞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我得了乳癌!」

天啊!怪不得防癌協會一天到晚提醒婦女要定期自我檢查，原來乳癌的罹患率真的是很高，我們的故事到現在出現的兩個女生中就有一個人得病，女性讀者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!

話説回來，傅開愣了一會兒，叹口气：「你下来吧！」沈力行坐台就脚有點麻，站不住，倒在傅開怀中，软弱地说：「对不起。」傅开的怒气已经消了，轻轻地拥住她。

在東區的巷弄中，有很多讓人驚喜的Coffee shop或是Pub等個性小店，袁媽媽的「小天堂」正是這樣一家店，「張媽媽」買牛肉麵，「費太太」烤蛋糕和小餅乾，那我們「袁媽媽」的小天堂是「啥米所在」呢？推開木門一看，是家兼賣簡餐的小酒館，牆上有一雙用藍色霓虹燈管做成的天使翅膀，這大概就是小天堂的由來，那袁媽媽呢，應該就是站在吧檯後面調就的那位「資深美女」了吧!穿著剪裁合宜的褲裝，長髮挽在腦後，薄施脂粉，看起來就是那種具有「阿信精神」的老闆娘。

這個時候客人不多，有幾個人正在看吧檯上方的ESPN體育節目，下午才鬱悶不已的袁喜，像風一樣飄進來，坐在吧檯上向老闆娘要了一杯伏特加然後用力地喝了一大口，像這種「年輕貌美的女子，心情愁苦地獨坐在吧檯上，努力想藉酒澆愁」的情况，正是搭訕的最好時機。

果然一個無聊男子馬上就晃過來準備下手，可惜他時運不佳，哀傷的女子的媽媽就站在面前，講沒幾句話就被袁媽媽給打發走了，看看女兒心情這樣不好，袁媽媽索性今天提早打烊。

「又跟他吵架啦?」袁喜悶不吭聲，「走走走，我陪妳去看月亮。」

「我想喝酒。」

「好，我們看月亮下酒。」袁媽媽從櫃子裡拿下一個隨身式的扁酒壺，拉著袁喜爬上樓去。

袁媽媽一馬當先，袁喜跟著後頭有點吃力：「哇，妳這麼老了。怎麼都不會喘？」

「什麼話？第一、我沒這麼老，第二、我就算老，也不會喘!」

「哦!不是五十好幾了嗎？」

「什麼好幾，剛滿而已。」

「那也半個世紀了呀!」

「妳看看，和月亮一比，我不就很年輕了嗎?」袁喜和媽媽抬了一會兒槓，心情稍微舒緩了些，母女倆倚著欄杆凝視著白白圓圓的月亮，一邊叨叨絮絮地話著家常……

在同樣的月光下，人行道上傅開扶著已經喝醉的沈力行，他們剛吃了晚餐出來，傅開搖搖頭說：「已經喝夠了，我送妳回去吧!」我們的沈大律師，完全拋棄她平常專業冷靜的形象，跌跌撞撞地自言自語：「吃太多，會頭昏，喝太多，也會頭昏，做人真是麻煩啊!」博開聽到了，小聲地答了一句：「本來就很麻煩啊!」

沈力行轉過頭：「哈，在一起的女人很麻煩，甩掉的女人也很麻煩對不對？」

博開勸她不要多想。

「你陪我這麼久，那你的小情人怎麼辦？」

傅開歎口氣：「會很生氣吧，很晚了，我送妳回去。」然後把沈力行半扶半抱地拖進自己的車里。

「哎呀，輕一點，我現在是癌症病人。」

這倒是實話，傅開於是輕輕地關上車門，然後問倒在椅子上的沈力行：「你還住在原來的地方？」

「你還記得那里？」沈力行幽幽地反問。

傅開望著前方：「其實平常開車總是會經過的，每次經過的時候，総還是會看一眼的。」車子發動了朝前方駛去，車內陷入一片沈默，是的，面對已經消逝的戀情，除了再看一眼之外，又能如何呢?

袁家母女倆還在頂樓看月亮，袁喜打算把心事說出來，痛斥傅開今天把她丟下不管的惡行，袁媽媽安慰她說傅開現在一定開著車到處找她。

「如果我們結了婚，他會這樣對我嗎？」

「這和結不結婚沒有關係，如果兩個人已經沒有辦法再在一起，就算結了婚，也是一樣……」袁媽媽顯得是有感而發，準是想到她那個狠心短命的死鬼前夫。

袁喜小心地問：「妳又在想爸的事?」

「唉!妳怎麼知道我就沒有別的男人可以想了？」

袁喜笑著說：「那妳真的是在想男人囉!」

「我想的可不是某一個男人，而是男人這種人种。」難道袁媽媽準備做個關於男人的行而上探討嗎?

袁喜說她想的也是男人，是傅開這個混蛋。

我倒覺得，嫁給整形醫生很幸福，沒事就可以幫妳拉一拉皮、抽一抽脂，讓妳不用花錢就可以當個最佳女主角。」袁媽媽這番意見倒是蠻有道理。

袁喜情緒又低落起來：「可是一提到結婚，就很傷腦筋，他從來不提，我也從來不講，就好像，就好像家裡有個鬼，大家都看到，可是都不敢講。」

結婚這件事，對同居的男女來說，的確是件很「監介」的事，什麽是「監介」？就是比尷尬還要尷尬囉！

袁媽媽開始勸袁喜結婚，袁喜反而反過來鼓勵媽媽再婚：「真的嘛，妳再結一次婚，妳結我就跟著結了。」

「別胡鬧!」

「我說真的，妳不要再想爸了!」這個時候袁媽媽看見樓下傅開把車停在門口，東張西望著，八成是納悶今天店裡為什麼這麽早打烊，要到哪兒去找人?

「喂!我們在這裡!」袁媽媽對著樓下揮手，袁喜看見傅開一肚子氣又跑回來：「不要管他!」袁媽媽可不理她，自己跑到樓下去為傅開打開門，叫他自己上樓帶袁喜回去，傅開道過謝準備上樓，袁媽媽叫

住他：「你們結婚的事，可以談一談，不要像家裡出現一個鬼，每個人看到，可是都不敢講。」

「啊？鬼嗎？好，我知道了。」傅開小心翼翼地靠近欄杆，一副準備挨罵的表情，結果發現喝了酒的袁喜，趴在欄杆上睡著了，傅開摸摸她的頭髮，然後輕輕地抱起她：「小可愛，你怎麼也喝醉啦？」相信傅開今天手臂一定會發痠，因為他今天一連抱了兩個喝醉的女人。

送走了女兒和博開，袁媽媽回到「小天堂」樓上自己的屋子裡，收拾得相當雅緻，從幾件看似年代久遠但仍然保存得很好的擺設中看得出來，主人是非常念舊的。

靠門的牆上掛著一幅攝影作品，是類似「霧中九份」或「雨後金瓜石」之類的作品，袁媽媽眼神無意之間碰到這張相片，梳理頭髮的動作不自覺地慢了下來，有點發楞地瞪著它，過了一會兒，袁媽媽過去把那幅攝影連框翻過來，熟練地從背後的紙袋中抽出一張已經泛黃的結婚照出來，是袁媽媽和袁爸爸當年的結婚照，兩張年輕的臉，向右傾15度，面對鏡頭露出單純、充滿希望的笑容……大概約莫一杯咖啡的時分，袁媽媽回過神來，把照片放回原處，熄燈，上牀。

又是一個或許太陽底下仍然可能沒有新鮮事的午棱，袁媽媽望著自己的小店：幾個客人在聊天，幾個人在看ESPN的NBA季後賽，另外一兩個人似乎在發呆……

「嗯，這是我努力經營的小天堂。」袁媽媽吸了一口氣，繼續洗杯子。

球賽轉播結束後，一位常來光顧的林桑，自己拿起遙控器，打算在七八十台中找一個比較有趣的節目，忽然，「那不是妳女兒嗎？」林桑發現袁喜主持的節目，興奮的聲音吸引了所有的客人!袁媽媽一邊收拾著吧檯一邊略帶驕傲地回答：「是我女兒啊。」

「天啊，這不是妳嗎？」林桑接著大叫，小天堂裡所有人的眼睛全部都緊盯著電視畫面，沒錯，正是袁媽媽穿著休閒服的生活照，不過看起來遠是美美的，當事人嚇得目瞪口呆，但是更令人吃驚的人在後頭，袁喜開始旁白：「……這位可愛又有個性的女人，她自己在東區開了家叫『小天堂』的店，有賣『吃』的，也有賣『喝』的，當然

也有的『瞧』的囉！就是這位親自在吧檯後面為您調酒，陪您聊天的，很酷的單身老闆娘啦……」

這個時候所有客人的眼睛全部轉過去盯著袁媽媽，袁媽媽一時反應不過來，滿面通紅杵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。

這時林桑笑著說：「對呀!本人比照片更漂亮呢!」

該死的電視畫面這個時候開始打出「小天堂」的位置圖，袁媽媽受不了了，搶過遙控器，轉回ESPN：「這才是適合大家水準的節目。」不顧大家的抗議，趕快衝到廚房裡撥電話找袁喜算帳，結果接電話的是答錄機：「Hello，您好，我是袁喜的答錄機，請把心裡的話告訴我，讓我替你轉告我的主人，嗶……」

袁媽媽楞了一下，然後下定決心：「袁喜的答錄機，我，我是袁喜的媽媽，你去跟她，你替我轉告你的混蛋主人，叫她不要在節目裡頭胡說八道，我才不要她替我做廣告，更不要幫我公開徵婚!」啪！一聲掛了電話，袁媽媽準備出去，門才推開一半，看見客人又把電視轉回袁喜的節目上，嚇得不敢出去，只好靠著門邊歎氣，心中暗想：「天啊!我造了什麼孽?」這下可好，全世界都知道咱們小天堂的袁媽媽要徵婚了。

徵婚事件的始作俑者袁喜，她和傅開的家位在市郊一棟別致的雙層透天厝裡，挑高的空間，大片落地窗，再加上來自天井的陽光，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出自某位大師設計的，有趣的是在一些家具和擺設上，可以明顯的發現兩股截然不同的Style在互相爭奪地盤，就以沙發來說好了，素面加上金屬底座的布沙發，很明顯的看出傅開他成熟冷靜的雅痞品味，但是沙發上頭的五彩靠墊及有小鴨鴨圖案的面紙盒，當然就是袁喜這位青春女孩的餘風了。

傅開現在正準備出門上班，挑好領帶襯衫後，滿意地對著鏡子端詳自己無懈可擊的裝束，忽然從鏡子的反射中發現窗邊倒掛了一束正在乾燥處理中的小花，他皺了皺眉頭，「小喜真是孩子氣!」順手把小花給收起來，然後才出門，卻又差點被絆倒，原來是一包用緞帶紮好的舊信，傅開看了一眼就知道這是當年自己寫給沈力行的情書，「她到底想要怎樣?」遂決定先到沈力行的辦公室去。

從透明的隔間可以看得出來，沈力行似乎正在電話上和人吵架，傅開輕敲門進去：「還在忙?」

「把手上幾個案子處理一下。」

「處理好了?」

「很容易的，只要像瘋婆子一樣把客戶氣跑就行了。」

傅開搖搖頭，把信拿出來放在她桌上：「為什麼要這樣?」

「還給你啊!」

「是寫給妳的，妳應該留著。」

「是你寄的，你應該收回去。」

唉!舊情人分手後的遺物要如何處理?這又掉進了雞生蛋，蛋生雞的窠臼裡頭。

傅開也快要失去耐心：「如果妳現在受不了這些信，只要把它們丟到垃圾桶就好了。」

「那讓你來丟還不是一樣。」沈力行變得像個槓子頭似的。

「妳有什麼動作，當初就應該做完，我們花了三個月才分手成功，妳為什麼那個時候不做，要拖到現在才來這一套?」

沈力行低低地說：「因為我要動手術切除胸部了。」

「什麼?」

「我要開刀，把感染癌細胞的部分切除。」

傅開一時不知所措，沈力行繼續說：「沒這麼驚訝吧，至少我可以留住半邊的……左邊，留住左邊，這下就變成左撇子了；所以忽然就覺得，應該要把自己的每一部份，都清理一下，像是討厭的客戶啦，沒機會談完的戀愛啦……」她一邊說，一邊拿起那疊信把玩著。

沈力行十年前，少女般甜美的身影忽然湧現在傅開的腦海中，剛認識、談戀愛、約會、吵架、分手……種種往事像個影片放映機一般，一幕幕地湧現，傅開像是忽然下定決心，把沈力行從座位上拉起往外走：「走，到我的診所去，切除就切除，我給你想辦法！」

20分鐘的車程後，到了「傅開整形外科」，這是他的私人診所，雖然小巧但很整潔，臨門的百葉窗和大片的觀葉植物，幾何的家具設計，看得出他一貫的風格，但是今天傅醫師可不像平常這麼從容優雅，他一路拉著沈力行，幾乎是直接就衝進診療室，護士小姐只來得及叫了一聲「傅先生……」他們就進去了。

沈力行告訴傅開，她癌細胞切除乾淨的機會只有90％，並且苦笑著說：「真是報應，就像林桑常常跟客戶說：官司打贏的機會有90％，所以當然應該告他……」

傅開站起來走向病牀：「來，我幫妳看一下。」沈力行並沒有起身，只是遲疑著望著病牀，傅開拍一拍牀：「力行，來，坐到這邊來。」

「我看還是算了吧。」

「過來吧，要看一下才知道。」

沈力行沈吟了一會兒：「好吧!反正你又不是沒看過。」

傅開微笑著安慰她：「對呀！我又不是沒看過。」

沈力行於是坐上牀，開始解開襯衫的扣子。

這個時候，非常不湊巧地，袁喜正怒氣沖沖地推開診所大門，護士小姐又是只來得及講「呃，袁小姐……」她就已經衝進診療室，舉起手中的信對傅開大叫：「你這算什麼?」傅開也大喊：「妳在幹什麼?」正處在八級暴風狀態的袁喜，忽然看見簾子底下露出的高跟鞋，一個箭步上前把簾子拉開，看見衣服已經脫了一大半的沈力行，兩人驚訝的眼光四目相接，袁喜這個時候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，舊仇新恨一起湧上，只有把手中的信往傅開的臉上一丟，然後轉身就走，只留下楞在那兒的沈力行和傅開，以及護士「袁小姐……」的叫喚聲。

原來袁喜回到家，在門口發現了傅開掉到地上的一封信，拆開閱讀之後發現竟然是她男朋友寫給舊情人的情書，心情馬上沈到谷底，嫉妒的火焰開始燃燒，她勉强到廚房找水喝，又發現被傅開收起來的乾燥花，當下水也不喝了，立刻再出門到傅開的小診所找他理論，沒想到又看見不該看見的場面，她再也承受不住，只好衝出來，隨手招輛計程車，「到陽明山。」她想了想告訴司機。

袁媽媽的小天堂今天晚上生意特別的好，但是奇怪的是滿滿的一屋子卻全都是各種年齡層的男性，尤其是吧檯前坐著一整排的男客人，全都盯著吧檯後面手忙腳亂的袁媽媽，可能你已經猜到了，沒錯，這就是袁喜在電視上替袁媽媽刊登徵婚廣告的後果。

一位穿Polo衫的中年男子，和另一位禿頭加啤酒肚的歐吉桑，兩人趴在吧檯上，努力地和袁媽媽搭訕，一個嫌她的Long Island雞尾酒

太淡了，另外一個則一直打聽她為什麼還不結婚?袁媽媽換酒、收拾小菜、回答問題……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另外一位穿Levis牛仔褲的先生擠過來問：「老闆，妳在他們那種頻道上做廣告，要花多少錢?」袁媽媽差點跌倒，勉强振作起來回答，先把重調的Long Island遞給「Polo衫」，再跟「歐吉桑」說：「我不是因爲太能幹，所以才懶得結婚。」然後轉過來跟「Levis」說：「不要錢，那個節目是我……朋友在做，她幫我忙的。」

好不容易都暫時招呼完，袁媽媽才發現旁邊還站了一位看起來精神矍鑠的老先生，她趕緊問：「這位先生，您要點什麼?」

「我要應徵。」

「嗯!好的，咦?應徵是那種酒?」

「人家是要徵婚啦!」Polo衫插嘴。

「我是要來應徵你們的廚師，你們門口不是貼了一張海報要徵廚師嗎？」

袁媽媽像是遇到了救星，大喜過望：「對對對，太好了，請趕快來幫忙吧，今天客人實在太多了。」就馬上拉著老先生進吧檯，「我們不先談談嗎?」老先生很訝異他的Interview時間只用了30秒，「過了今天，先撐過今天，我們再談，你趕快進來幫我吧!」看來袁媽媽真的非常需要一位幫手，馬上就把老先生拉進廚房去。

歐吉桑看在眼裡，對Polo衫說：「嘻，早知道我也應該來應徵廚師，這樣就可以馬上被拉進去了。」

「一個女人，真是不容易。」Polo衫回答。

Levis說：「酒是調得不錯，可是年紀太大了點。」

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」Polo衫喝一口Long Island，滿意地說。

立刻被拉進廚房的老先生，三兩下就已經全副武裝，準備披掛上陣了，「我就是年紀大了點……」袁媽媽對他專業的樣子，滿意得不得了，立刻說：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一切拜託你了，我們晚上再聊。」說完就又立刻衝到外面招呼客人。老先生露出愉快但又有點神祕的笑容開始上工。

由老先生求職的故事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教訓，那就是雖然現在那麼不景氣，失業率那麼高，但只要你有本事、掌握好時機，

找工作還是不難的，你說對嗎?今天的小故事大道理我們就先介紹到這兒。

第二章 陽明山的秘密基地

那個在舊愛新歡之間，搞得兩面不是人的傅開，现在正在他們「愛的小屋」裡面坐立不安，他很想出去找袁喜，但是又怕出门的時候，袁喜正好回家，看不到自己誤會更深，所以只好待在家裡等，焦虑使得他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向外頭强望，看袁喜到底回来没有?他一會兒從窗戶探出頭去，一會兒打開大門看，一會兒又檢查電話有没有掛好，正所謂的「繞室彷徨，俯仰無主」，他看到那束原本被他收起來的乾燥花，想把它給重新擺好，卻怎麽放都不對，不由得愈來愈心浮氣躁。

袁喜在那裡呢?如果你在傍晚的時候上陽明山去赏花、兜風、吃土雞或洗温泉的秸，在山顶的某一倜小平台上，你會看見袁喜，她一個人坐在欄杆旁，望著漸漸落下去的夕陽發呆，喔！眼淚，眼淚也和夕防一樣渐渐落下去，「眼淚是苦?眼淚是甜?眼淚不流淚。」范曉萱是這麽説的。

終于撑到了打烊時分，袁媽媽把招牌的燈給熄了，關上大門，立刻累得瘫坐在椅子上，用力吁了一口氣：「哎，累死了！」老先生從廚房出来，把廚師的行頭脱下來，開始把椅子收起來，倒放在桌面上，「先生，您説您姓翁是吧？」

「翁保羅。」

袁媽媽有點疑惑：「你的中文名字就叫作保羅？」

「嗯，我那老頭兒是信教的。」翁保羅還在繼續搬椅子，這種人真是實事求是，一上工就馬不停蹄地做到现在，真是老闆夢寐以求的員工，「保羅，你也累了一天，這些事，明天讓小朋友来做吧。」袁媽媽有點不好意思。

「好啊，那我回去了。」

「要好好休息，明天恐怕還是這麽多客人呢。」袁媽媽想起来，又加上一句。

「嘿嘿，你女兒的觀衆，還真不少呢。」

「唉，這回眞是被她整到了。」

「總得熱鬧個兩三天吧。」

「老天保佑，不然我可要關店了。」

「嘻，或者嫁人也行啊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袁媽媽追上去：「明天見，千萬要來幫我啊，明天！」

袁媽媽啊把大門關好，累慘慘的她现在只想吃點東西，於是打開櫃子，拿泡麵和碗走進厨房，在推開门的那一刹那，袁媽媽呆住了，原本幽黯的廚房裡，卻點著兩根蠟燭，站在漂亮的燭台上，燭光温暖地照亮了厨房的桌面，袁媽媽不可思議的走近桌子，桌上擺著精致的法國菜，有鮭魚冷盤、煎鴨胸肉、鵝肝醬夾麵包、烤鵪鶉，洋葱湯還冒著熱氣呢！

天啊！簡直就像童話故事裡「小公主」的情節，富家千金雅爾拉琪原本在寄宿學校過著公主般的生活，但後來謠傳父親經商失败、下落不明，於是被势利的校長趕到閣樓去，每天還要做很多下女的工作，而且残羹剩钣常常讓她餓肚子，某一天，當她拖著疲累的步伐回到閣樓的時候，居然發現破舊的桌上擺著豐盛的法式大餐，她感動得立刻祈祷，認爲是上帝的神蹟，至於後来發現送食物來的好心人正是她爸爸的合夥人，最後終於大團圓的部分，就按下不表了。

話説袁媽媽回過神來，趕緊打開大门，追了出来，但是像魔衍师一般的翁保羅已經走遠了。袁媽媽開心地回到廚房，望著美麗的大餐，笑容满面地開始享用。

在家愈等愈不安心的傅開，開始撥電話找人了：「袁媽媽，抱歉這麽晚還吵你，袁喜在你那邊嗎？……哦，顶樓也没有哦？……嗯，又生氣了。OK，我打到袁静那邊去問。」

袁静是袁喜的姊姊，三十好幾了，在一家贸易公司擔任董事長特别助理，除了没那麽美艷，基本上和九黠半檔連續劇裡頭女强人的角色差不多，這樣一個精明能斡的女子，卻嫁給一個小他五歲的傢伙，叫做段宇宙，我们的宇宙哥哥呢，在一所女中當體育老师，至於他是不是像贵乃花一樣「娶大某姊，坐金交椅」，這點我们不確定，但是我们確定雖然他不像加势大周這麽帥，但身高185公分的他受女學生歡迎的程度和日本偶像劇裡的情形並無二致，因爲，你知道的嘛！年輕俊朗的體育老師，對高校女生來説是有無限憧憬、無限幻想的空間的呢！

傅開電話打過來的時候，段宇宙正一身體育服，躺在沙發上玩Game，宇宙哥哥稍嫌簡單的頭腦，可是無法應付RPG（角色扮演）這種複雜的遊戲，他玩的是從古紅到今的「Doom」，中文叫做「毀滅戰士」，就是大門打開之後，你會進入一個迷宮，這個時候你必須抓起手邊任何你拿得到的武器，像大刀、電锯、火箭炮、喷火槍……來殺死任何你看到的生物，在殺戮的過程中，想辦法走出迷宮，當然怪獸也不會這麽簡單，拿「食肉機器」來說好了，它會「挥舞著它们的武装肢體，流著嗜血涎沫，到處寻找柔软的人體，隨時準備撕裂他们……」這種Game唯一的秘訣就是像黄巢説的：「殺殺殺殺殺殺殺」，段宇宙每次都玩得樂此不疲，各種逼真的打鬥聲、慘叫聲，有一次還使得鄰居差點要報案，以為他们家出事了。

段宇宙接了電話，告拆傅開，袁静和老板到日本出差去了：「不見了?到現在都没回家?……她不可能和袁静在一起，袁静昨天晚上就走了。」傅開打算報警，段宇宙突然想起什麽，請傅開先不要報警，他去找找看，過半個小時再給他電話，傅開在電話另一頭心想：「你怎麽會找的到？」困惑地掛上了電話。

段宇宙披上一件夾克，然後骑著他的寶貝，现在已經很少見的YAMAHA「追風」，加足馬力、風馳電掣地往陽明山飙去。

一直停留在原地的袁喜，渐渐覺得冷了，身上穿的薄外套根本擋不住山上的寒氣，一開始她還硬撑著，在小平台上邊跳邊唱范晓萱的健康歌：「左三圈、右三圈、脖子扭扭……」但是愈唱愈覺得凄凉寂寞，袁喜於是把身體縮成一團，微弱著改哼林憶莲的傷痕：「夜已深，還有什麽人……」

忽然之間，一辆汽車「刷」地開過來，停在小平台旁邊，走出来一對互相依偎的情侣，望望夜景，雨人竊竊私語一陣，就回到車上，「咻」地開走了，過一會兒又來一辆，又是杵一下就離開，袁喜望著他们的背景，心中只覺得凄苦，别人都儷影雙雙，只有傅開那個死没良心的，竟然和以前那個老女人糾纏不清，真是氣死人了！

她絶對沒有想到的是，那些開車的情侣馬上離開的原因是因為她在那邊「礙事」，此話怎講?如果你聽過台北非常DJ那集「在車上做愛做的事」的話，你就會了解這地方是「車牀族」十大地點排行榜之一，袁喜在這邊又唱又跳的，誰敢多待呀?

又是一辆車呼嘯過來，不過這次是台摩托車，小段的「追風」，他把車停好，試探地叫了聲：「袁喜？」背對著他的袁喜幾乎不敢置信地轉過臉來，「誰？小段？真的是你？」她立刻跳起来，抱住段宇宙，大聲地哭起来，段宇宙手很僵硬地摸著袁喜的頭安慰她：「怎麽了?先不要哭，乖！不要哭了。」

袁喜退後兩步，擦了擦眼淚，盯著段宇宙，段宇宙被看得不太自在，搔搔頭説：「我上來接你下去的。」袁喜不回答，眼睛閉起来，像在回想什麽，然後臉上浮现了恍惚的徽笑。

「你為什麽笑了?」段宇宙上前一步問道。

袁喜回答：「這個地方，這個夜景，還有你，好像一點都没有變……」

段宇宙開始覺得有點不安：「我們下山再聊吧!他們找妳找得很著急。」

「可是，你看，只有你找得到我對不對?」袁喜的聲調變得有點撒嬌的感覺。

「呃，我只是，只是忽然想到了，就試試看，不然，他們就要報警了。」段宇宙訕訕地回答。

袁喜望望夜景，忽然轉過頭問：「如果我現在説好冷，你會怎麼樣呢?」

段宇宙「啊」的一聲，趕緊要把夾克脱下來給她，袁喜抓住他的手：「不是這樣，以前都不是這樣的。」然後把自己鑽進段宇宙的夾克裡：「都是這樣的，對不對!」

段宇宙很尷尬：「袁喜，乖一點啦!我現在是妳的姊夫!」

「不是，在這裡，你不是姊夫，你是我的宇宙哥哥，全世界就只剩下這個地方了，不要再改變了。」袁喜任性又堅持地説，段宇宙無奈地歎口氣，只好把雙臂環著袁喜，兩人一起望著燈火輝煌、燦爛耀眼的台北市。

沒有錯，一樣的星空下、一樣的夜景、一樣的地點、一樣的人兒，但是兩人的關係已經從情侶變成姻親了，在大學時代，他們是一對快樂的戀人，F大體育系的段宇宙，常常在下課後到外語學院的「小巴黎」，等英文系的袁喜下課，然後兩人手牽手到餐廳吃飯，飯

後的娛興節目不是看電影就是和段宇宙體育系的哥兒們在一起吃喝、攪和，另外就是兩個人都最喜歡的，一起到陽明山看夜景，兩人坐著段宇宙的破機車，發現到這塊小平台，所以決定當做兩個人愛的祕密基地，生日、情人節、認識週年……都會到愛的小平台來慶祝，有海誓山盟的真摯、情人口角的火爆、初吻的甜蜜……哦!如果小平台有靈性的話，此情此景，想必它也只能掬一把同情淚了。

月亮漸漸被雲遮住，剩下滿是星星的夜空，山間的公路上，只有段宇宙的「追風」在奔馳著，身後的袁喜，身體前傾，緊緊地抱住他，因為强風而瞇著眼睛的袁喜，在風中似乎閃耀著多年不見的大學女生的神采。

在遇到紅燈的路口，段宇宙停下「追風」，偏著頭對袁喜說：「你們應該結婚了，如果結了婚，妳就會比較像大人了。」袁喜沒有回答，但是她放開抱著段宇宙的手，把身體坐直起來；段宇宙乾脆把臉轉過來對著她說：「妳為什麼不結婚?」

袁喜笑嘻嘻地回答：「因為你結婚啦!」

段宇宙當場卡住，呆在那裡，袁喜拍拍他：「綠燈了!」「追風」繼續前進，袁喜又抱住段宇宙，只是兩人一路無言地到袁喜家門口。

到了家門口，袁喜還是站著不動，似乎想繼續撒嬌，段宇宙只好伸出手：「鑰匙呢?我幫妳開門。」袁喜還是動也不動，甜甜地笑著。

「那我只好幫妳按門鈴囉。」段宇宙歎口氣，袁喜失望的說：「你都不記得了……」

段宇宙靈光一現：「啊!我想起來了。」然後把袁喜的右腳一提，果然，一隻鑰匙用細細的銀鍊拴在袁喜的右腳踝上，這是袁喜大學時代想出的花樣，段宇宙沒有想到幾年過去了，她這個習慣還是不敢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大門忽然打開了，擔心女兒而過來的袁媽媽和傅開聽到聲響，所以出來看個究竟，段宇宙很尷尬地把手鬆開，傅開說了一句：「妳，你們回來了……」

袁喜看到博開，臉立刻板起來，只和袁媽媽打了聲招呼，看也不看傅開，就直接走進屋裡去了。

袁媽媽招呼段宇宙：「進來坐坐吧!」段宇宙那敢多待，就隨便編了個藉口，轉身就走。

傅開對著他的背影：「今天謝謝你喔。」

段宇宙回頭笑笑，就發動「追風」離去，在引擎呼嘯聲中，袁媽媽和傅開兩人對望一眼，然後同時開口說：「他是怎麼找到喜妹的?」看來連袁媽媽也不知道這一段。

袁喜進了屋子，就直接上到二樓自己的房間，隨手把房門鎖上．雖然她和博開同居，但當初協議好，兩人還是有各自的房間，就像那個標榜新好男人的汽車廣告上講的：「我們享受親密，但仍然保有各自的空間。」至於在各自的空間下，如何「享受親密」呢?你仔細看看，兩個房間都是雙人牀呢!明白了吧!這算是「新同居時代」的哪一種？！

袁喜的房間是以粉藍鵝黃為主要色調，佈置得相當明亮溫馨、各種小零件一應俱全，簡直就像IKEA的展示間，而且牀邊坐著一排填充玩具，有加菲貓、、巴布狗、大象、鱷魚……其中最大的一隻，有一個人高的棕熊，和「小熊森林」咖啡店裡的同款，是傅開託人從國外買回來送給袁喜的訂情之物，因為他們以前有一次在「小熊森林」約會，袁喜對那隻「鎮店之寶」的玩具熊一見鍾情，嚷著說要是誰送她一隻一模一樣的向她求婚，她一定會答應，當然熊熊是送了，結婚這種大事倒是拖拖拉拉下去。

袁喜在CD櫃裡挑了一張Bryan Adams的來放，這首（Everything I do）I do it for you，是當年和段宇宙在一起時，最喜歡聽的歌，在91年蟬連BiIlboard七週冠軍，段宇宙常常模仿Bryan Adams沙啞的嗓音，對著懷中的袁喜唱：「Everything I do，I do it for you……」

在歌聲中袁喜墊著椅子，在櫃子最底層找出了大學時代的相簿，袁喜翻著舊照片，思緒就飄回到那個時代：老是穿著體育服的段宇宙，牽著穿迷你裙的袁喜從活動中心走出來……

她沒有想到的是，回憶中的男主角段宇宙，也在若有所思的情況下，不知不覺騎回母校，現在正坐在活動中心大門的樓梯口，望著空無一人的校園發起呆來，同一個時間，袁喜也放下手邊的相簿，發起呆來。唉!這次第，怎一句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了得!

在一般Pub都還沒開始營業的中午時分，袁媽媽一個人在整理著吧檯，把各種杯子分門別類地收好，門忽然推開，走進來的是她的大

女兒袁靜，反常的居然穿著休閒服，黑色緊身褲上面一件格子襯衫。

「咦?不上班啊?」袁媽媽抬頭問。

「補償我出差呀!」袁靜回答，然後從皮包掏出兩罐包裝精緻的化妝品對袁媽媽說：「這是給妳的，含果酸成分，是最新的抗老產品。」

袁媽媽打開瞧瞧之後：「妳上次給我的時空膠囊我都還沒用完，另外什麼A酸，我也才用了一半。」袁媽媽接著嚴肅地端詳袁靜一會兒，然後開口：「靜靜，妳，終於，真的，變成一個老女人了。」

袁靜：「啊?我承認我是三十好幾了，可是什麼叫做『終於』『真的』『變成』一個老女人啊?聽起來好像是在說『孩子，妳，終於，替我，報了仇了』似的。」

「靜靜，我比妳老了二十幾歲，但我可是從來沒有買過這類東西，只要妳不覺得自己老……」袁媽媽解釋。

「可是別人會覺得我老啊，走到百貨公司往專櫃一靠，想挑一下香水，小姐就會馬上把大鏡子移到妳面前來，讓妳看看妳的皺紋有多嚴重。」聽了袁靜的說法，的確讓人覺得有些憂傷!

「所以這個果酸什麼的，妳根本就是要買來自己用的，對不對?」袁媽媽恍然大悟，然後勸她，才三十幾，實在不需要這麼神經，要不然像她這麼老，那不就完蛋了?

「原來以為結了婚，就不必擔心自己變老，結果反而……」袁靜說到一半，袁喜推門進來，看到姊姊，有點不自在的打了聲招呼。

袁媽媽告訴袁靜，她妹妹又在玩離家出走的把戲，這次是小段把她找回來的。

「喔?小段沒跟我說耶，喜妹，下次再要離家出走，就直接到我家住就好了，省得大家還要找來找去。」

袁喜覺得有點尷尬，想轉換話題，所以從袋子裡掏出兩綑信：「媽，這些都是寄到電視台，要應徵的信。」

「應徵?」

「對呀!想跟妳做朋友的啊!」

袁靜驚訝地望著她老媽和妹妹：「妳們竟然在徵婚?」

袁媽媽假裝歎口氣，從抽屜取出一綑信：「我這邊也有一綑呢!」不用說當然是心中暗自竊喜，自己還是很有魅力的嘛!

母女三人於是開始一邊拆信，一邊讀，品頭論足一番順便篩選，又叫又笑的樣子，就像高中女生一樣，有一封袁媽媽編號三十九號的信，寫得特別有趣，論調有幾分類似「同情我，可以親我」那本書的感覺，而且袁媽媽强調它是被親自送到店裡來的，袁喜指著另外一疊說都是被淘汰的，不用看了，袁靜問為什麼?袁喜解釋說這些都太年輕，有的比媽媽小個五、六歲，怎麼行?

袁靜當場變瞼：「小個五、六歲又怎麼樣?段宇宙比我小五歲，妳忘記啦!」真是那壺不開提那壺，袁喜剛好戳到姊姊心中的痛處，氣氛一時之間變得很僵……

段宇宙任教的地方是一所私立的女中，前面跟大家提過他受這些高校女生歡迎的情形了，這天他正在戶外上課，操場上一羣羣穿著鮮黃色體育服的女生，今天的課程是跳箱。我們的段老師身手矯健地示範了幾次後，開始讓同學們練習，他是那種比較靦覥木訥的人，對學生也不好意思要求太高，常常她們只要七嘴八舌的起鬨，「老師，考兩百公尺就好了啦!」

「老師，八百我們根本跑不動!」

「老師，你最好了啦!」

……

段宇宙就只好投降了，他年輕俊朗的外表，加上老實可欺的特質，使得女學生們更為他風靡，成為他的fanS（請用廣東話發音），親衛隊。

輪到某一個女生跳，她當然也是fan，但是跳得不好，坐在木箱上，好像下不來，段老師很自然地伸手去扶她，這個時候從隊伍中冷冷地響起一個聲音，用半命令、半警告的語氣說：「喂!自己下來!」那個女生只好稍微搭一下老師的手，跳下木箱來，對講話的人吐一吐舌頭，回到隊伍裡去。

這個聲音的主人是范頂兒，一個身材高姚的酷妹，平常頗不屑那些親衛隊的行為，但是，如果你仔細觀察她，會發現她才是最大的fan，十七歲女生的温柔，表現的方式可是有很多種的。

段宇宙又再示範一次動作，「同學請注意腿部張開的角度，像這樣……」啪的一聲，漂亮!不愧是老師，大部分的女生都故意起鬨似的拍起手來，段宇宙習慣性的徽徽一笑，但是酷妹頂兒卻沒有跟著拍手，雙手交叉在胸前，一副遺世而獨立的樣子，不一會兒，就輪到她跳箱了，手長腳長的她很瀟灑地跳過去，落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段老師，露出一抹得意的笑。

上完課之後，段宇宙回到更衣室準備把運動服換下來，他打開櫃子的時侯，發現了一份用濃厚的日本少女風格包裝的小禮物，粉彩的包裝紙，精緻小巧的蝴蝶結；他一邊穿衣服，一邊打開蝴蝶結，突然窗外響起一陣女生的嘻笑聲，段宇宙楞了一下，之後更衣室的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打開，他趕快把褲子拉奸，回頭一看，是范頂兒。

頂兒看見他的狼狽相，酷酷的瞼上露出了一絲笑容：「別緊張啦!如果我真的要看，躲在窗子外面，就看得到了。」好像有道理，段宇宙只好「哦!」一聲。

頂兒發現那包小禮物，有點不耐煩地問：「又送你什麼了?」把禮物接過去，包裝拆乾淨，結果是個寫著日文的小藥包，上面寫著「愛戀之藥」什麻鱼的。

段宇宙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，頂兒向他解釋是前一陣子流行過，日本小女生的玩具，據說是專門供缺乏浪漫感覺的病人服用的藥方，三餐後服用，三天之後，就會有想談戀愛的渴望。

天啊!虧日本人想得出來，段宇宙勉强鬆了一口氣，因為他之前很擔心「愛戀之藥」會不會是什麼春藥之類的。但是頂兒怎麼曉得呢?酷妹低頭不好一意思地承認她也收到過，而且通常第二天就會接到附上解說的情書了。

段宇宙在學校帶領學生跳箱的同時，休假在家的袁靜也沒閒著，她正跟著電視上運動頻道的有氧運動節目做練習，「二三一四，二三二四……」，賣力地模仿書面上教練的動作，努力抬褪、踏步，但是說起來好笑，書面上的女教練氣定神閒地露出輕鬆可人的笑容，但是我們袁大姊的瞼上卻是一副堅毅不拔的表情，滿身大汗，簡直就像做苦工一樣。

好不容易操練完畢，又趕緊把那些抗老的保養品塗抹在瞼上，為什麼這麼辛苦?還不是年過三十女人的危機感作祟，袁靜看看鐘，老公快下課了，顧不得還沒有「年輕到」的另外半邊臉，匆匆忙忙換上外出服，準備去接段宇宙。

已經是放學時間了，同學們三五成羣地往校門口去，段宇宙走到停車場，但是意外地他那台舊「追風」卻是怎麼也發動不了，他只好蹲下來摸摸弄弄一番，結果也看不出什麼名堂。

這個時候范頂兒走了過來，端詳了一會兒問：「車壞了?」段宇宙抓抓頭：「也不知道怎麼搞的。」

「超過五年了吧?」頂兒拍拍氣缸說。

「嗯，沒錢買新的說。」段宇宙這個時候看起來像個羞澀的大男孩；頂兒接著蹲下來，很熟練的檢查起來，段宇宙心中暗自驚奇，也不知道她從那兒學來的本事。

「你太太不是很會賺錢嗎?」頂兒邊修邊問。

「思，她買她的車，我買我的車。」段宇宙坦白承認。

頂兒再試試，發動成功，「修好了，你的火星塞該換新的了。」

段宇宙有點不知所措，向頂兒道了聲謝，頂兒哥兒們似的拍一下老師的肩膀：「小Case。」

袁靜開著她的「雅哥」到了校門口，搖下車窗，看見段宇宙便說：「我來接你啦，還怕會趕不上。」她看起來就像是大公司的高級職員，穿著一絲不苟的套裝。

頂兒手也不擦就直接走到車門邊對袁靜說：「妳一定就是段老師的大姊了，他常常跟我們提到妳，說妳到現在還是很照顧他，很高興見到妳。」和袁靜握握手，然後瀟灑地轉頭：「再見啦!」留下滿瞼錯愕的袁靜和段宇宙，以及袁靜那隻沾滿油墨的手。

第三章 青年守則

袁媽媽的小天堂裡，吧檯後面，翁保羅和袁媽媽各忙各的，幾天合作下來，他們彼此之間已經非常有默契，倒是傅開醫生一個人楞楞地在吧檯前喝酒，袁媽媽關心地問傅開：「你沒事吧?」傅開解釋說昨天因為精神不好，恍恍惚惚的，替一個冤唇的小孩開刀，因為做得不太好，得要重做一次，覺得很過意不去。唉!這個兔唇小孩真倒楣，正好碰上醫生心情鬱卒，可見看病相當程度也是要碰運氣的。

袁媽媽勸他少喝酒，要是喝到手發抖，那他這個整型醫生也就不用做了。

傅開端起酒杯沈吟良久，然後放下杯子，毅然決然的說：「袁媽媽，我們結婚好不好?」

剎時間，小天堂裡好像突然發生一波地震，翁保羅砸碎一隻高腳杯，袁媽媽把一壺檸檬水給打翻了。還好天花板上的吊燈沒事，不然客人們就慘了。

重新鎮定之後，袁媽媽戰戰兢兢的問：「呃，傅開，你說你要和我結婚嗎？」

傅開楞了一下，然後開始狂笑，「跟妳結婚?哈哈哈哈，我說我們，那個我們是我和袁喜啦!哈哈哈哈……」愈笑愈誇張，啪達一聲，竟然從高腳椅上跌了下來，饒是如此，傅開還是笑不可抑，「哈哈哈哈」個沒完。

袁媽媽搖搖頭：「好啦，有那麼好笑嗎?可以起來了。」鬆了一口氣的翁保羅上前去把椅子扶起來：「好了啦，就算要娶她，也不用笑成這個樣子。」

傅開終於重新坐好，邊擦眼淚邊說：「對不起啊，袁媽媽，妳也快結婚了，我不應該這麼，這麼沒禮貌。」

袁媽媽頗不以為然：「誰說我要結婚?我就算是重新開張談戀愛，也不見得就要結婚呀!對不對？！」

「對呀，對呀，先談戀愛，再結婚。」這是翁保羅的話，不過接得實在有點詭異，話中似乎還有什麼玄機。

幸好這時博開轉了話題：「唉!我跟袁喜再不結婚，就要出問題了。」

「那就結啊!」袁媽媽和翁保羅異口同聲。

接著翁保羅指著剛從廚房端出來的一盤魚香烘蛋，像個兩性專家或是婚姻顧問似的開始解說：「炒好的蛋不管是放在鍋裡還是盤子上，味道都是一樣的，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多此一舉，多洗一個盤子呢?因為不這樣做，就不成樣子；而婚姻呢，就像是個盤子，講究的婚姻像是漂亮精緻的盤子；隨便的婚姻呢，就像是個邋遢的盤子。但是不管漂亮還是邋遢，總此直接用鍋子像樣了；所以啊，談戀愛但是沒有住在一起，就像是蛋打好了光是擺一邊，根本還沒下鍋炒；要是住在一起，可是還沒結婚，就等於是拿著鍋子就吃了起來，你或許覺得味道都一樣，可是根本就不成樣子嘛!結論是要結婚，要吃菜，就好好地裝到盤子裡頭來吃，這樣才像樣嘛!」

翁大師一席妙論發表下來，傅開像頓悟似的告訴自己：「要結婚，才像樣。」袁媽媽看著翁保羅，露出一點恍然大悟的神情。

段宇宙和袁靜一走出高級西餐廳，前者立刻把脖子上那條很不搭調的領帶給拆下來，「太可笑了，為什麼一定要客人打領帶?簡直莫名其妙!」段宇宙愈想愈氣憤，袁靜接過領帶，收進皮包裡，寬容地笑笑：「這些餐廳，就是有這些個麻煩的規定，反正我都替你準備好了。」

「為什麼自找麻煩?這種臭屁的餐廳，為什麼不乾脆規定客人要先刷牙?」段宇宙似乎還餘怒未息。

袁靜也很無奈，她解釋因為她們這種年紀，只有到這種地方才可以清靜一下，不然現在隨便到什麼餐廳，都擠滿了一大堆嘰嘰喳喳的小鬼頭，吵都吵死了；段宇宙不覺得這有什麼關係，但是袁靜鄭重的告訴他：「十七、八歲離妳沒多遠，離我，就很遠了。」語氣帶著淡淡的無奈與悲愁。

段宇宙察覺有些不對，靠過來攬住袁靜的肩，月光下她的神氣顯得格外哀怨動人。

「靜靜，妳最近怎麼好像愈來愈在乎這些事了?」

「因為愈來愈老了呀!你看，我去學校接你，學生還以為我是你的大姊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，她們開玩笑的啦!而且不是只有妳愈來愈老，每個人都這樣啊。」袁靜聽老公這麼說，放心了不少，想一想，幽幽的說：「是，很可惜，我年輕的時候你錯過了。」段宇宙心疼地親親她。

兩人走到了「雅哥」的旁邊，上了車，開了一會兒，段宇宙滿瞼狐疑：「我們不是要回家嗎?」

袁靜露出頑皮的笑容：「不回家，我們去打保齡球，嗯，開始過年輕的生活吧!」袁靜心中下了決心，握緊方向盤，猛跦油門，衝過一個黃燈，繼續加速前進。

轉幾個彎之後到了保齡球館，還好客人並不多，他們買了幾局，換好鞋、挑了順手的球，走到6號球道，其實打保齡球一直都是蠻熱門休閒娛樂活動，最近還有人把球道和球改成螢光色的，似乎在黑暗中打會更有刺激感。

段宇宙第一球就全倒，真不愧是體育健將，他看看隔壁球道，洗溝洗得一塌糊塗，真是令人慘不忍睹；打球的女生轉過頭來，竟然是袁喜，袁喜看見他很興奮：「喂，你也是跟蹤我來的嗎?」

「什麼跟蹤?」段宇宙一臉茫然。

袁喜看見從洗手間回來的姊姊，眼光立刻黯淡下來，「噢，你是跟姊姊來的。」

袁靜也看見了袁喜：「欸?妳也在這兒?和傅開一起來的?」袁喜指著7號球道那一票人，向姊姊說明她是和導播他們一塊來的，但是一眼望過去，卻看見傅開一個人在8號球道打球，「那不是傅開嗎?妳怎麼說他沒來?」袁靜很納悶，沒想到袁喜故作東張西望狀，「啊?誰?沒看見呀?」然後走回自己的球道丟球，袁靜對著段宇宙聳聳肩，「真詭異，還在吵架吧!」

段宇宙看見傅開自己一個人拎著一顆球，杵在那兒，丟也不是、放也不是，覺得有些可憐，和袁靜說了聲就走了過去，原來那次離家出走之後袁喜就不理他，只好她到那兒，他就跟到那兒，希望找機會和她講話。

段宇宙看看博開，覺得他的確憔悴很多，不復當初的瀟灑和意氣風發，原本那個為自己專業而自矜的醫生，現在十足是個為情所困的可憐蟲。

「那你就準備一直跟著她?」段宇宙問。

「嗯，我打算跟她求婚，她是個很好的女孩。」傅開望著「在同事之間有說有笑的袁喜」回答，穿著今年流行果凍似的蘋果綠褲裝的袁喜，的確看起來非常嬌俏可人，但是在傅開眼中，又豈止是蘋果綠的褲裝，不管袁喜穿什麼還不都是美麗動人的。

兩人的目光都投向袁喜，段宇宙不知不覺間，也跟著悠然神往起來，回想起兩人當年的纏綿俳惻……轉一眼，看見了另一個球道的袁靜，他立刻回到現實，趕緊回到老婆身邊。

袁靜勸他妹妹的事不用多管，她發作起來，誰都沒辦法，「你跟她不熟、不曉得她的厲害。」

「是嗎?一段宇宙心中卻暗想，我怎麼會不了解?

突然隔壁球道傳出吵架聲，原來鐵齒的傅開竟然直挺挺地站在7號球道中間，希望袁喜原諒他，袁喜氣極敗壞，叫他走開，傅開卻像是豁了出去，只要袁喜接受他的道歉，袁喜威脅要用球丟他，也還是不走，罵了句混蛋就真的把手上的球扔出來，還好力量很弱，只從傅開的腳邊滾過，她不甘心而且更氣，把手邊任何拿得到的球都瘋狂亂丟，旁邊的人趕緊四散奔逃。

段宇宙看不過去準備要拉住袁喜，但是袁喜根本停不下來，而且看看怎麼都傷不了傅開，索性抱住球，跑到傅開面前，才對準他的腳砸過去，這回果然正中靶心，傅開痛得慘叫一聲，立刻蹲下來，袁喜這才發現闖了禍，不能再任性了，趕緊也蹲下來，抱住傅開向他道歉；旁邊的人看到這幕類似九點半檔連續劇的結局，都鼓起掌來，袁靜看得一楞一楞都說不出話來，倒是她老公看到和解後緊緊相擁的兩人，心中似是五味雜陳。

上午的時候，袁媽媽的小天堂通常是空無一人的，但是我們的大廚師翁保羅爺爺，卻相當勤奮地……呃，來上班嗎?不確定，但他的確是走進了店裡，他第一件事是打開信箱，開始把所有的信件分類，扣掉一些帳單和DM，大概有七、八封又是要來「應徵」的信，他左顧右盼一番，確定四下無人，猶豫了一會兒，然後把心一橫，決定拆開

那些信，每看一封信的照片或是自我介紹，就批評一次，覺得這些傢伙條件太差，根本不是對手，但是有一兩封乍看之下還真不錯，翁保羅口中唸著：「了不起啊!」但心中還真的有幾分危機意識。

在翁保羅心中七上八下的時候，小天堂的門鈴突然響了，他一緊張，索性把信全部丟到垃圾桶裡，小心地掩埋好後，才到前頭去開門，原來是段宇宙來找袁媽媽的，翁保羅告訴他：「袁媽媽昨天忙得太晚，現在還在睡呢。」段宇宙聽到後本來打算轉身告辭，但是翁保羅熱心地留他吃飯，他見翁保羅興致這麼高，索性邀請翁保羅一起去外面吃飯。

他們到了安和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，翁保羅一邊吃，一邊就開始批評師父的刀工，又嫌佐料的味道不夠純正，段宇宙笑笑說：「翁師傅，休息一下吧，拉你出來透透氣，就是要你忘掉這些事的啊。」

翁保羅向他解釋自己忘不掉的原因：「烹調和戀愛其實非常相像，你一旦愛過一個女人，你對女人的看法，可就從此改變了，那些沒談過戀愛的人，你就會覺得不可與之言也；同樣的，你一旦愛上了烹調，之後你吃東西的方法，也會不一樣了。」

段宇宙喝了一口清酒，想起了自己的心事，試探地詢問翁保羅是否有「深愛過的女人，最後卻被別人娶走」的痛苦回憶?翁保羅夾起沙西米，慎重地沾好佐料，放入口中，完全吞下去後才告訴段宇宙：「當然有啦，不然怎麼到現在還是孤家寡人一個。」

「那會不會不甘心呢?」段宇宙繼續追問，翁保羅看這情形，清清喉嚨，擺好架勢，翁大師又準備開示了。

大師舉起盤子邊美麗的雕花當做女人來比喻：「我們男人常常會覺得是自己把身邊的女孩調教成功的，以為是我們幫她澆水、替她擋風，她才會開得這麼燦爛，以為沒有我們，那朵花就沒辦法開得那麼美，甚至會枯萎，這種想法實在太天真了，因為這些花要是真的是好的品種，她們自己就可以開得很漂亮的……」

段宇宙忍不住打斷：「翁師傅，這是你們老一輩的想法，我可不甘心，我這輩子最認真的愛情，最努力培養的花朵，現在居然得讓別人摘下來，插到瓶子裡，我實在愈想愈不爽。」

翁保羅瞄了他一眼：「你不是結婚了嗎?你看看，你不是也摘下別人辛苦培養的花插在自己的瓶子裡嗎?想開一點吧!」段宇宙想想有道理，只得「嘿嘿」乾笑兩聲。

接著翁保羅做了今兒個men's talk的結論：「身為一個一流的廚師，我早就習慣把自己親手完成的最好作品送進人家的嘴裡了，想想看，人生之所以可能幸福，就是因為大家要互相成全呀!」段宇宙把清酒喝光光，開始運用他不太使用的大腦琢磨這個道理。

袁靜是個劍及履及的女人，一旦下定決心，就一定要做到，自從那天晚上決定要開始過年輕的生活之後，就給自已訂下了青年守則。

袁靜的青年守則第一條：換個年輕的髮型，所以她拉著袁媽媽上美容院去，袁媽媽警告她，小心髮型越年輕，顯得瞼越老氣，袁靜說沒關係，先對付頭髮，再對付臉，因此「和瞼部奮鬥」是袁靜的青年守則第二條。

袁靜聽別人介紹，到了這家有不少連鎖店的髮廊，她們指定的三號髮型師，是個衣著光鮮的港仔，長得滿像電影「新同居時代」裡和吳倩蓮談戀愛的髮型師。唉!難道香港的髮型師都長得這個樣嗎?不過港仔的客人實在太多，她們幾乎把那些時尚雜誌翻完了才輪到，兩個人都選擇燙髮，頭上都罩了專用的燈具，母女倆開始討論那天晚上傅開在保齡球館的英雄事蹟，兩人讚歎不已，袁靜很是遺憾自己年輕的時候都沒有發生過這麼一很漫的故事，袁媽媽則是慶幸傅開的腳沒有事，並且替他遺憾碰到袁喜這種恐怖份子，當然這只是玩笑話。

這家髮廊的助理小妹們都穿著可愛的草綠色吊帶工作褲，配上五彩球鞋，真是活力無限的樣子，小妹們多半是高中高職的學生，有的是建教合作，有的是下課來打工的。

來找同學玩的范頂兒從鏡子的反射中看見了袁靜，眼珠兒一轉，心生一計，假裝要幫忙，弄來一件吊帶褲換上，拿著掃把畚斗一路朝著袁靜的位子掃去。

袁靜和媽媽聊得正開心，完全沒有注意到頂兒的存在，頂兒趁著大家不注意的時候，閃電出擊，把袁靜頭上的機器調到最高溫，然後輕輕鬆鬆的到別層樓掃去，袁靜正和袁媽媽討論青年守則第三條是不是應該把運動列進去，要不然好一個體育系的老公不就白白浪費了?她似乎沒有察覺到逐漸升高的溫度。

半個小時之後，港仔過來拆髮捲，愈拆愈不對勁，原本預期大波浪效果的袁靜，現在已經變成蛇髮女妖美杜莎了，她面對鏡中的自己慘啡一聲：「怎麼辦?我要怎麼見人?你們在搞什麼鬼?」

港仔連忙安撫她，說：「我們還可以修，我一定會弄好。」然後拿起剪刀開始先剪掉燙壞的部分，然後再修出新的髮型，在喀嚓聲中，袁媽媽和袁靜一樣緊張，雖然袁媽媽已經打理好了個清爽的新造型，她還是耽心地盯著袁靜的頭瞧。

其實任何有過類似經驗的人，都應該可以體會袁靜現在的心情，是結合百分之五十的痛不欲生，和百分之五十的悔不當初，但畢竟還是握著一線希望，希望設計師能夠力挽狂瀾，讓她的頭髮起死回生。

在一番刀光飛舞之後，新髮型終於完成，雖然很短但很俏麗有型，有點介於袁詠儀和內田有紀之間，袁靜不太習慣鏡中的自己：「呃，好短……」

「對呀，很可愛吧!」港仔挺懣意的，袁媽媽告訴她：「簡直看起來比小喜還小嘛!」

袁媽媽的話讓袁靜大喜過望：「真的嗎?真的比小喜還小?太好了!」

今天這個差险的錯誤造成的結果，讓袁靜對自己的青年守則更有信心了。

袁喜走出攝影棚大樓外，意外地看見段宇宙和他的摩托車，「小段?」

「上車吧!」

「我，我要回去煮飯給傅開吃耶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送妳。」

「好吧!」袁喜坐上後座，「追風」呼嘯一番揚長而去。

袁喜坐在後座卻是儘量坐直身體，不像上次在山間公路上那樣依偎著，遇到紅燈停車的時候，段宇宙轉過頭來：「他是不是跟妳求婚了?」

袁喜沒答腔，「他還沒跟妳說?」袁喜點點頭，段宇宙接著問：「那妳會不會答應他?」

袁喜頓了幾秒，然後瞪著他：「你憑什麼問我?你當初娶我姊姊的時候，我有沒有問你?你有沒有給過我機會問你?」

「可是，妳那個時候在國外。」

袁喜罵了句「你這個混蛋!」然後突然下車，頭也不回地跑向人行道，這個時候已經是綠燈，四面八方的車子用喇叭聲催促段宇宙。

袁喜改搭taxi回來，門上貼了朵玫瑰和一封信，上頭寫著：「請喜妹立刻打開，P．S．可不是打傅開。」他還真有幽默感，信裡請袁喜趕快到莫內餐廳。

莫內餐廳是個非常高尚優雅的法國餐廳，傅開和袁喜坐在靠窗的座位，一轉頭正好可以看到對街上那扇巨大的「戶外廣告看板」，就是用燈號可以改變內容的那種，燭台上點著粉紅色的蠟燭，花瓶插著一大東香水百合。

可惜袁喜的心情沒那麼浪漫，她問傅開：「你的腳可以開車啦?」

「換左腳就行了。」開自排車就有這種好處。

「為什麼要出來吃?我買了鼎泰豐外賣回家的。」

傅開告訴她：「因為在家裡就看不到看板啦。」

「什麼看板?幹嘛?」

傅開轉移話題，開始回憶三年前他們第一次約會的情形，那天約的是七點半，但袁喜八點十六分才到，害傅開在莫內餐廳枯坐了四十六分鐘，袁喜不太甘願的向他說：「唉!那個時候真對不起。」

傅開伸出錶來：「又快到八點十六分囉?」

「怎麼樣呢?」

如果這個時候你走在這附近的話，你可以和傅開、袁喜他們一起望著那塊看板，就知道怎麼樣了，十六分整的時候，看板上突然出現燦爛的煙火圖案，然後是會恆久遠、一顆永流傳的鑽石、一大串玫瑰，然後是一個個斗大的字：「袁、喜、請、妳、嫁、給、我、博、開、敬、上。」

袁喜感動得熱淚盈眶，附近的行人也都指指點點的，似乎醞釀出了一股興奮的情緒；傅開得意洋洋看起自己的傑作，但這可不是他發明的，當初楊過在襄陽城幫小郭襄過生日的時候就用過了，他命令西

山一窟鬼用高空燈火在襄陽城上空打上：「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」十個大字。

傅開充滿希望和喜悅的等待袁喜的答案，袁喜低頭想了很久才開口：「傅開，我們今天先不談這個，好嗎?」原本微笑著的傅開立刻變了瞼色。

戶外看板上的大字「請妳和我結婚」又做了最後一次努力，但終究還是無可奈何的轉成煙火炸開的圖案，一閃一閃的星火，在黑底的看板上，終於消失。

在餐廳裡，傅開沒能完全反應過來：「妳，妳不想談這個事，為什麼?怎麼，怎麼會這樣？」

袁喜低頭繼續吃，但卻怎麼也叉不住盤子裡的紅蘿蔔球，她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著。

「袁喜，我是在跟妳求婚耶，妳不是一直嫌我沒有決心嗎?我現在終於拿定主意了。」

袁喜決定放棄紅蘿蔔球，她抬起頭打斷傅開的話：「對不起，我們下次再談好不好?」也不等傅開回答，拿著包包就起身離去了。

今天一連拋棄兩個男生的袁喜一時沒決定要去那兒，所以打算先隨便逛逛，在她走出第三家服飾店，準備過馬路的時候，差點被輛摩托車給撞上，正要開罵的時候，轉頭一看，竟然是段宇宙，好一個冤家路窄，袁喜當場掉頭就走，段宇宙本來打算回家，剛剛恰好趕上八點十六分的「盛況」，他連忙掉頭跟著袁喜。

「喂，上車吧!」

「要去那裡啊?我載妳去。」連問兩次，袁喜是頭也不回。

「妳答應他了?妳要嫁給他了?」

袁喜繼續走自己的路，段宇宙繼續在旁邊嘮叨：「他大妳十歲耶，妳有那麼愛他嗎?如果有的話，妳們為什麼同居那麼久都不結婚?妳有沒有想過，一定是因為……」

袁喜像是突然想通什麽似的，轉過身來：「煩死了，走吧！載我走兜兜風。」

不過事實上，在台北市騎摩托車兜風並不是一件太偷悅的事，除了坑坑洞洞的道路，還有骯髒的空氣和灰塵，段宇宙知道這點，所以

「追風」是往山上馳去。

原本信心十足的傅開在鍛羽而歸之後，垂頭喪氣的，晃到袁媽媽的小天堂，因為今天晚上客人不多，所以翁保羅出來坐在吧檯上和傅開聊天，真是所謂的「家有一老、如有一寶」，翁保羅總是用他豐富的人生閱歷，以廚師的立場做比喻，開導身邊的男生，讓他們在經過一番men's talk之後，又恢復信心和希望，如果保羅師父是生長在印第安部落的話，現在就應該是長老兼智者的角色了。

翁保羅以「沒有不餓的客人，只有不好的廚師」來勉勵傅開，要繼續努力，一次次嘗試，所以走出小天堂的傅開，總算又恢復幾許活力了。

到了山上的段宇宙和袁喜並肩坐在一平台上，兩人的眼光都望著迷茫的夜景，曉得袁喜沒有答應傅開的求婚之後，段宇宙問她為什麼?袁喜看看段丰宙瞼上混合著期望和試探的神情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：「當然不是因為你啦!」

段宇宙不太好意思，只好打個哈哈：「對呀，當然不是因為我啦!怎麼會是因為我呢?」

「那是為什麼呢?」袁喜反問自己。

「因為他太老了，都快四十了。」段宇宙肯定的說。

這使得兩人想起以前大學時代流傳的一句話：「永遠永遠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」，這是當時搞反對運動的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話。

袁靜也已經過了三十，段宇宙有點懊惱地抱怨她最近變得愈來愈奇怪，袁喜告訴他這樣才好，因為袁靜從小就是乖乖牌，都不會像她這麼調皮搗蛋，比方講她小時候最愛玩的把戲就是跑到人家店裡去，把東西的標價偷偷給亂換一番，然後鞋子可能是五十塊錢，襪子卻變成兩千塊，而袁靜這個時候一定就會溜到門外，可不是為了把風，而是要和她撇清關係，假裝不認識。

段宇宙笑笑說：「沒錯，你上回在保齡球館發作的時候，她真想逃出大門呢!」

「唉!姊姊的確比我適合當太太的。」袁喜覺得妻子這個職業，好像不是自己能夠勝任的。

時間愈來愈晚了，袁喜站起來活動一下筋骨然後拍一下段宇宙：「走啦!回家吧!」

深夜的台北常常會讓人驚喜：原來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是這麼近的啊!說說笑笑之間很快就到了袁喜的家，段宇宙轉過頭來了：「我不送妳進去，省得又增加誤會。」

袁喜完全沒動靜：「誰說我要下車的?」

「這不是妳家嗎?」段宇宙很納悶。

袁喜解釋：「我幾個小時前才拒絕他的求婚，現在怎麼可能若無其事回家睡覺嘛!」

「那妳叫我載妳來幹嘛?」

「請你進去幫我拿睡衣。」段宇宙搖搖頭，別人是會認牀，袁喜大小姐認的卻是睡衣，不是穿自己的，晚上就會睡不著，沒想到這個習慣到現在還沒改掉。

燈亮著，傅開已經回來了，段宇宙覺得有點不妥，但是袁喜推他過去，並且交代：「我要白底大眼蛙那一套，你不要說我在外面哦。」

段宇宙只好硬著頭皮去按門鈴，傅開很意外：「欸?段老師?怎麼有空過來?」段宇宙很不好意思的說明來意，傅開起先嚇了一跳，然後問：「她今天晚上睡你們那邊?那我可以過去找她嗎?」

「恐怕不太好吧。」傅開想想也對，歎口氣，要段宇宙等等，他進去拿。

「喔，要大眼蛙那一套。」段宇宙突然想起來。

傅開回頭看了他一眼，又走進去了，出來後把睡衣小心的折奸，放進紙袋裡，鄭重地交給段宇宙：「給你們添麻煩了。」

段宇宙也蠻不好意思地接過衣服，笑著說：「簡值就像在四行倉庫接國旗那麼光榮呢!」

回到段宇宙家，他們發現袁靜躺在沙發上睡著了，但是姿勢很奇怪，頸部很下自然的卡在沙發上，很像被人勒死之後，整個頭懸垂在沙發後的感覺，段宇宙納悶老婆怎麼睡成這個樣子，袁喜則很調皮的裝成偵探的樣子，近距離的觀察袁靜，口中還唸著：「嗯，距離被殺害的時間不超過一個小時，女性，三十出頭。」

被吵醒的袁靜一睜眼看見距離自己不到十公分的袁喜，嚇得大叫一聲，坐直之後才發覺自己的脖子酸痛無比：「天啊，我的脖子。」

段宇宙立刻過來幫她按摩，他以前在學校學過，按起來力道恰到好處，一邊按一邊對老婆說：「睡在牀上就不用這麼痛苦啦!」

袁靜為自己解釋：「睡在牀上，頭髮就會弄亂了。」她指的是設計師用吹風機和髮雕弄出來的型。

「弄亂有什麼關係?」粗枝大葉的段宇宙根本沒注意到老婆有什麼不同。

「啊!新髮型，姊剪了新髮型!」反而是袁喜先注意到了，袁靜略帶緊張的詢問大家的意見。

段宇宙看了半天才開口：「是不是，是不是比較短了?」

袁喜實在受不了她姊夫：「你是瞎子啊，當然短得多了。」然後向袁靜說：「姊，妳這樣看起來年輕好多哦!可以去拍歐蕾的廣告了，和姊夫一起出門，搞不好會被當成他的學生呢!」

這話真是說到了袁靜的心坎裡了，她趕快問老公：「有那麼年輕嗎?會像是你學生嗎？」

「呃，我們學校，也有年紀此較大的學生……」段宇宙真是討打。

到了該睡覺的時候了，臥室裡，袁靜坐在梳妝台前努力地對著鏡子做各種表情，硬作了一些俏皮可愛的神情，她似乎是想努力地找出適合自己新髮型的表情，段宇宙湊過來趣意鬧她，兩人打打鬧鬧了一番，段宇宙捧著袁靜的臉，深情款款地說：「妳剪這樣真的很好看。」

袁靜很開心：「這樣你就不用再跟學生說我是你姊姊了，對不對?」

段宇宙覺得有點洩氣：「我從來就沒有跟學生這樣講，是她們故意開玩笑的，妳為什麼老是要提這些有的沒有的?」袁靜認為她們或許是開玩笑，但是事出必有因。

段宇宙的耐心快要消失了：「妳本來就此我大，為什麼不准別人講?這件事我們不是婚前就討論過了嗎?」

袁靜的火氣也漸漸上昇：「那個時候講好，結婚以後你會愈來愈成熟，我們看起來就不會差太多了。」

「我當然有成熟啦，不然還怎麼樣，我還愈活愈回去啊!」段宇宙的聲音愈來愈大，兩人乾脆吵起來，一個怪對方整天蹦蹦跳跳，一點都不穩重，還跟學生勾肩搭背的，成什麼體統；另外一個反駁對方，難道體育老師要坐著打球嗎?而且學生接受你，才會把你當哥兒們，自己頭髮剪太短，就不要故意找茬。

吵到後來段宇宙乾脆抱起枕頭，衝到外面，把在客廳看電視的袁喜叫進去和姊姊睡，自己到客廳來。

袁喜看了這個陣仗，嚇了一跳，也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，小心翼翼地走到牀邊坐下，她的棉布大眼蛙的睡衣和袁靜的絲質蕾絲邊的睡衣，形成了對比，她試探地問了句：「姊，不高興啊，其實頭髮很好看啦，我也想去剪。」

袁靜翻個身：「不是因為頭髮啦!」

「那妳是因為我，才跟姊夫生氣?」袁喜又轉過來看著袁喜，一臉困惑，袁喜吞吞吐吐的解釋：「我和傅開吵架，然後，然後剛好在路上碰到姊夫，所以叫他，叫他載我過來。」

袁靜這才想起來：「對啊，是他帶妳回來的，怎麼會這樣呢?他怎麼會剛好碰到妳?」

被姊姊盯著看的袁喜，真是恨自己多嘴，不打自招。

好不容易才把話題轉開，兩姊妹難得一起躺在牀上談心，袁喜問姊姊段宇宙算是好丈夫嗎?袁靜反問她好的定義是什麼?

袁喜想了想：「至少，和他結婚之後，妳有變得比較快樂嗎?」

「快樂?」袁靜努力地回憶：「還沒結婚之前，我老是不放心，覺得他根本不像是我的男朋友，反而比較像、比較像是妳的男朋友。」

袁喜嚇一大跳，袁靜繼續說：「對，感覺配妳比較搭調，可是那個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兩人卻開始約會。」

「姊，妳有沒有跟姊夫提過呢?」袁靜緊張地問。

「哈哈，我怎麼會這麼笨去提醒他呢?」

「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嫁給他呢?唉，大概是覺得他蠻孩子氣，很可愛吧。」袁靜露出微笑。

「哦，那如果重頭再來，妳還是會嫁給姊夫嗎?」袁喜很好奇。

「嗯，大概不會吧，好像太累了，尤其最近覺得特別累，大概是過了三十歲，自己開始疑神疑鬼吧，不過不嫁他，那又要嫁給誰呢?啊，對了!」袁靜突然想起今天晚上還沒有敷瞼，青年守則第二條，差點忘了，趕緊坐在梳妝台前，留下袁喜一個人躺在牀上喃喃自語：「對呀，要嫁給誰呢?」

客廳的沙發上，尷尬地塞著長手長腳的段宇宙，似乎姿勢怎麼變都不舒眼，他把燈都關了，只留下電視的亮光，幹嘛呢?玩他最心愛的Game「毀滅戰士」，殺殺殺殺、亂殺一通，但是今天不知道怎麼搞的，老是躲不掉食肉機器，不一會兒就Game Over了，他罵了聲「Shit」，把電視和遊樂器關掉，重新躺下，但還是怎麼也睡不著，他看看臥室，裡面睡著他這輩子兩個心愛的女人，So What? 他只好望著天花板發起呆來。

第四章 觀衆來信

攝影棚裡，工作人員正在Setting燈光道具，傅開遮遮掩掩的出現在入口處，東張西望一番，確定袁喜不在棚裡，然後走進來找製作人。

「大製作人!」

「哎喲，大醫生!」兩人哈拉一番之後，傅開趕快進入正題：「你們今天節目要回觀衆的信對不對?」

「對呀，最近來信滿多的，不過年紀愈來愈小，上次居然還有一封是十二歲的櫻木花道寫給九歲的赤木晴子的。」製作人自己都覺得很好笑，傅開趕緊掏出他昨天熬夜寫的兩封信塞給製作人：「大製作人，拜託拜託，一定要幫我這個忙，把這兩封信換上去讓袁喜唸，你一定要幫忙，我得閃了，免得被她看見。」

傅開出去之後，化好妝的袁喜進棚來，她今天穿著白上衣，搭配目前流行的低腰印花長褲，青春活潑之餘更顯得清爽宜人，她要求製作人：「我們不要再唸小孩子的晴書了好不好?」

「沒有沒有，今天都是大人寫的。」製作人趕緊回答，並且背著袁喜把信換成傅開委託交代的，袁喜看看來賓還沒到，建議先錄「觀衆來信」的單元，製作人告訴她：「妳OK，我們就可以來。」

「好了，來吧!」袁喜說完就走到布景前面坐下。

場景還是非常陽春，幸好袁喜的容貌和美麗的服裝，替節目增加了很多可看性，導播：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」進完片頭之後，袁喜開始對著攝影機講話：「通常我們節目比較少收到男生的來信，這個禮拜，我們很難得有好幾封男性觀衆朋友寫來的。」

袁喜打開第一封開始唸：「親愛的袁喜妳好，我是一個工作了八年的整型醫師，大部分來找我的病人，其實並沒有生病，或者應該說，生病的不是他們的身體，而是他們的生活。」袁喜的神情變得很專注，聲調也不再是表演式的，「他們想整型的理由很少是為了自己，而多半是因為他們的丈夫不再愛他們了，每次替這些憂愁的妻子動手術的時候，我總是忍不住會想，為了根本沒有把握的愛情，而讓身體受到這些痛苦，這種方式真是太辛苦了。」

袁喜唸著唸著，愈來愈被這些內容吸引：「相愛，本來就是件很辛苦的事吧，有的人傷害了身體，有的人傷害了心，有的人傷害了尊嚴和信念，所以如果能夠不受傷害而真心相愛那就是很幸福的事了。」看見袁喜感動的神情，導播稍稍對攝影師作了一個手勢，要他拍袁喜的瞼部特寫。

「看著這些進出醫院的人，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倖免於戰爭的人，被一羣愛情戰場上的傷兵所環繞著，其實我們的身體和心靈，和他們是一樣的脆弱啊!所以我覺得對幸福的追求，應該變得更勇敢，對不斷流逝的時間，也要更珍惜吧。」

終於到信的結尾了，袁喜緊張地吸口氣：「親愛的袁喜小姐，請嫁給妳愛也愛妳的、脆弱的整型醫生吧!」袁喜露出燦爛的笑容，心中既感動又好笑，而棚內的工作人員都鼓掌歡呼起來。

在傅開整型外科裡，傅開正在研讀一本外國的專業期刊，看看手錶，突然想到正是袁喜的節目時間，趕緊打開電視，卻正好看到她在說Bye-bye，傅開無奈地關了電視，忽然有人在敲門，傅開轉過身來，看見巧笑倩兮的袁喜久站在門口，簡直就像剛從電視裡跑出來似的，兩人對笑了兩秒，很快地擁抱在一起。

現在正是上課時間，段宇宙正在教學生打排球，他今天穿了件鹹蛋超人的T恤，和他的名字倒是很相配，操場上一堆白色的排球飛來飛去，按照慣例，總會有一些「宇宙親衛隊」的學生，會故意把球打向段宇宙身上，以便欣賞他救球的英姿，今天有個女生一直就杵在他附近，突然她靈機一動，假裝為了要救一個球，撞倒在老師旁邊，段宇宙正要上前扶她起來，一個黃影一個箭步衝上前來，搶先把那個女生拉起來，原來是范頂兒，她愉快地露出惡作劇式的徵笑，那個女生惡狠狠地瞪她一眼，這個時候下課鐘響了。

段宇宙宣布下課，范頂兒在旁邊幫著把球收到竹筐裡，原本應該抬球筐去器材室歸還的兩個值日生，正要過來，卻被范頂兒用可以殺死人的眼神趕走，然後他和段宇宙一起把球筐抬回器材室。

東西都歸好位之後，頂兒還是不走，段宇宙催促她：「妳還不趕快回去上課?」

「老師，你愛你太太嗎?」頂兒突然冒出這麼一句。

「當然愛啦，妳問這個幹嘛?」段宇宙開始覺得緊張。

「是過去式呢?還是現在進行式?」頂兒一邊追問，一邊把門開上，段宇宙問她為什麼要關門?

「因為不想讓別人聽到我們的對話。」

「嗯，我也不想。」段宇宙說完就開門走了出去。

范頂兒當然不是個省油的燈，放學前幾分鐘，她先溜到校門外的機車停車場，找到了段宇宙的寶貝「追風」，然後很熟練地蹲下來，三下兩下在引擎上做了手腳，然後馬上離開現場。唉!碰到這些宣稱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?」的新新人類，你真的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放學鐘響了，學生們又是三五成羣住校門口去，段宇宙從門口出來走向停車場，當然發不動機車，照例他還是蹲下來東摸摸西弄弄一番，還是看不出所以然來．這個時候頂兒假裝沒看見他，從他身邊晃過，他像是看到了救星，稍微遲疑一下?還是開口：「頂兒!」

「怎麼了老師?」她故意張望了一番。

「呃，我的車又壞了。」段宇宙不好意思的說。

頂兒假裝皺了皺眉頭，一邊修車一邊告誡段宇宙：「你就是太喜歡老東西了，摩托車和人一樣只會愈來愈老，你可以對他有感情，可是用不著糾纏一輩子嘛!喜歡過，用夠了就可以換新的了。」她的話中有話讓段宇宙很下自在，但車子的確又可以發勁了。

「妳真厲害!」段丰宙由衷佩服，只可惜他不知道她也是始作俑者。

「載我去兜風!」頂兒要求。

「阿? 」

「載我去兜風，我幫你修了兩次車，可是你一次也沒載過我，太不夠意思了吧!你應該要想辦法謝謝我的。」這樣的確讓段宇宙很難拒絕。

「那，妳想去那裡?」

「先上車再說囉!」一羣女生看見段宇宙和頂兒風馳而去，都驚訝的說不出話來。

袁靜是一家貿易公司董事長的特別助理，他們的公司位於一棟玻璃幃幕大樓的十五樓，辦公室設計得很有現代感，透明玻璃的隔間，

色澤淡雅的家具，和隨時可見的大型觀葉植物，在在顯示出老闆品味的不俗，她的位子是在董事長室門外的一個小隔間，可以隨時留意董事長的動靜。

董事長鄭嘉中先生今天穿的是淺灰色的Armani西裝，剛開完業務會議，他走過來交代袁靜修改一下剛才的提案，袁靜點頭稱是，他走回去兩步又轉過來：「晚上和劉總他們的聚餐取消了，我帶妳去吃那家北非菜吧，都講了兩三次了，還沒去成。」

「呃，北非菜啊?」袁靜想委婉地拒絕。

「要不然吃別的也可以，德國菜、南歐燒烤、潮洲菜什麼的，也都不錯。」看來鄭董是「吃定了她」。

袁靜突然靈機一動：「鄭董，我想到一家餐廳，小小的，可是蠻好玩的，我帶你去吃。」

鄭董很滿意：「好啊，我都找不到新地方吃了。」

袁靜要帶他老闆去哪吃呢?如果你猜不到，就算你白讀這個故事到現在，當然是袁媽媽的「小天堂」囉，袁靜一到小天堂就先發制人，把鄭董介紹給老闆認識，並且推薦她調的馬汀尼非常道地，要鄭董這個大行家好好嚐嚐，鄭董也很讚美袁媽媽的美貌，當然出色的新髮型居功不少。

利用袁靜上洗手間的空檔，袁媽媽趕緊追過來問女兒在搞什麼鬼?袁靜解釋老闆一直要約她吃飯，她沒法子拒絕。

「那妳帶他來我這裡幹嘛?」袁媽媽問。

「要妳保護我啊!西遊記裡頭，小妖怪在外面碰到孫悟空，對付不了，不都趕快逃回洞裡請老妖怪出馬。」袁靜笑著回答。

「什麼話呀！還好是孫悟空，要是豬八戒，我可不幫妳對付。」

「哎呀！他長得挺體面，五十幾歲，離了婚，妳還有什麼不滿意?」

「喂!妳真的把這兒當盤絲洞啦!」母女倆瞎扯一番，袁媽媽最後只好答應對鄭董「特別照顧」，袁靜鬆了一口氣，但是翁保羅可緊張了，因為他不明白為什麼袁媽媽對這個傢伙特別親切熱誠。

傅開用他沒事的左腳在開車，坐在旁邊的袁喜拿出他寫的信出來：「你很會寫信嘛，不過你是什麼時候學會寫這種蔡康永式的語法?」

「上帝保祐，我是拿妳書架上的『你睡不著，我受不了』，還有什麼『再錯也要談戀愛』的，昨天晚上臨時惡補，K了一通，果然有效，哈哈!」傅開很得意。

袁喜指著路：「從這邊轉彎，我帶你去一個跟上帝很接近的地方。」

「啊，要去教堂結婚嗎?」

「哼哼，誰答應你了」

傅開假裝的歎口氣。

和上帝很接近的地方就是山上的小平台，傅開和袁喜兩人靠在車上，仰望著星空，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著一些情人的傻話，傅開正想邀請上帝喝他和袁喜的喜酒時，他的大哥大響了，他聽了幾句，突然瞼色大變：「妳、妳怎麼，我馬上過來。」他立刻回到車裡，發動引擎，袁喜問他是誰?

「沈力行，那個乳癌開刀的沈律師啊!」

「她又幹嘛了?」袁喜充滿敵意。

「她自殺了，打電話給我，我們趕緊過去看她。」傅開很焦急。

「她胡扯，幹嘛理她。」袁喜口中這麼說，手也立刻把引擎扭熄火。

「怎麼會胡扯?」

「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?」

「妳在幹嘛!」……兩人吵成一團。

就在僵持不下的時候，一輛摩托車騎了過來，也停在小平台旁邊，竟然是段宇宙和范頂兒，因爲頂兒嫌學校悶，所以段宇宙帶她上山透透氣，袁喜看見段宇宙竟然帶了一個陌生的小女生來他們當年的愛情基地，更是氣得要命，其實她不也帶傅開上來了嗎?但是她可不管，任由傅開大聲叫喚，她拋下一句：「你們都去死啦!」然後用力跑開，這個時候，轟隆一聲，天空打雷了。

傅開一手握方向盤準備調轉車頭，另外一手拿著大哥大，趕快撥沈力行的電話，但是沒有人接聽，他不死心，繼續把電話拿在耳朵旁等待，然後搖下窗戶對袁喜大叫：「她已經沒辦法接電話了，就算她只是我的病人，我也不能不管她，對不對?」袁喜只是面無表情地瞪著傅開，事實上她也是腦中一片混亂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只是心中燒的嫉妒之火，讓她不願意回到傅開的車上，當然這嫉妒之火不全然是來自傅開，也有部分是段宇宙和頂兒。

電話那一頭忽然有人接起來了，傅開激動地對著電話喊：「沈力行，沈力行，妳千萬不要掛掉，跟我說話，快點，不要睡，快點，力行，講我的名字。這個時候段宇宙和頂兒還杵在摩托車上，驚訝地看著這一幕，「對，繼續跟我講話，我馬上就過來，妳不要掛電話。」傅開繼續講電話，救人如救火，他只好先對不起袁喜了。猛踩油門往山下駛去，經過摩托車旁邊的時候，他心念一動，馬上緊急煞車，拜託段宇宙照顧袁喜，然後加速離去。

頂兒問段宇宙認識這兩個人嗎?段宇宙回說「有點親戚關係」，悶雷打得更響了，顯然是快要下大雨了，段宇宙發動車子，往袁喜騎去，頂兒立刻跳下車，少女敏感的直覺告訴她，段宇宙和袁喜之間一定有些不尋常之處，她告訴段宇宙她可不願意抱著袁喜的腰，或讓袁喜抱她的腰，但是摩托車只有一輛，「三貼」是勢在必行，頂兒建議她騎車，讓段宇宙坐中間當緩衝，段宇宙無可奈何，只好答應。

他們騎到袁喜身邊的時候，雨滴已經開始落下了，「下雨啦，快點。」段宇宙拉著袁喜，袁喜雖然心裡百般不是滋味，但還是上了車，三個人就擠在一輛「追風」上，冒雨下山，在雨中騎車本來就很狼狽，如果你這個時候經過他們身邊就會看見：板著一張瞼的頂兒在騎車，後面夾著姿勢很尷尬的段宇宙，再後面是面無表情的袁喜；段宇宙突然打了個大噴嚏，但前後都沒人理他。

傅開衝到沈力行家裡時，她已經倒在客廳的地板上了，醫生的專業和鎮定使傅開先用眼光掃射室內一遍，發現了茶几上的安眠藥，他順手把藥瓶放入口袋中，再攔腰抱起沈力行，立刻送到醫院急救，經過緊急洗胃之後，已經沒有什麼大礙了。

病牀上，沈力行手臂上吊了點滴，正沈沈地睡著，輪值醫生詢問傅開當時的情形，傅開說是吞了藥之後才打電話給他的，醫生點點

頭：「常常是這樣子的，其實並不是真正想死，只是希望別人關心罷了。」傅開聽了只能苦笑一番搖頭歎息。

看沈力行情況暫時穩定下來，傅開鬆了一口氣，才突然想到該去找袁喜向她賠罪，他一邊開車一邊打大哥大回家，沒有人接，想一想之後，把車子迴轉，準備到段宇宙家去。

到了市區之後，頂兒先在仁愛圓環下了車，看她好像是不準備回家的樣子，段宇宙也管不了這麼多了，趕緊載袁喜回家去，當然是段宇宙家了，袁喜還在氣頭上，不太可能回去和傅開和解；濕答答的兩人一回到家，段宇宙馬上催袁喜去洗個熱水澡，不然感冒可就不好了，大間的給袁喜用，他自己到小間的淋浴就可以了，要換什麼衣服呢?他讓袁喜自己到她姊姊的房間去找。

袁靜和她老闆鄭嘉中在小天堂吃的晚餐其實並不是很圓滿的，雖然袁媽媽很努力地談笑風生，還是被翁保羅的冷言冷語給破壞掉，又是一個妒火中燒的傢伙，最尷尬的應該就是鄭董了，因為他的目標是袁靜，袁靜卻把他推給老闆娘，更慘的是又殺出個程咬金在旁邊吃乾醋。

鄭董還是風度優雅的送袁靜回家，他的大Benz停在那輛破「追風」旁邊，真是明顯的對比，其實他本來還想到別的地方坐坐，可是袁靜推說她要趕著回家照顧老公，只得作罷；臨下車時，鄭董問：「妳真的很想介紹那個老闆娘給我嗎?」

「她很風趣，大家認識認識嘛。」袁靜故作鎮定。

「可是老男人也不一定非跟老女人交朋友啊。」鄭董語氣有些抱怨。

「也不一定就不能跟老女人交朋友呀，更何況她沒很老；董事長，對不起，我得回家了。」說完袁靜就打開車門下車了。

屋外袁靜正在門口找鑰匙，屋裡呢?段宇宙已經沖完澡，穿個小短褲，一邊用毛巾擦著頭髮，一邊敲大浴室的門：「妳好了沒有?我要拿吹風機。」

袁喜正在浴缸裡泡澡，隔著浴簾喊著「我還在洗，簾子是拉起來的，你可以進來拿，門沒鎖。」段宇宙慢慢把門打開，頭探進來，確定簾子是拉上的，才走進來，開始用吹風機吹著頭髮。

吹風機的聲響太大了，以致於浴室內的人沒聽見袁靜走進屋子的聲音，袁靜一路收拾段宇宙亂扔在地上的溼衣服和襪子，一面循著聲音往浴室走去，聽到段宇宙關上吹風機，大聲說：「我好了」的時候，她微笑著接：「那就換我洗吧!」

段宇宙一轉頭看見袁靜嚇得當場呆在那裡，袁靜要他幫忙放水，他也只能一臉乾笑，「你不幫我放，我自己放好了。」袁靜自己上前掀浴簾，然後，兩個女生尖叫起來。

段宇宙尷尬地解釋：「裡面有人，是因為，剛剛外面雨下太大了……」袁靜抓狂地要再上前看清楚到底是誰?看見浴缸裡泡著一臉無辜的袁喜。

「是妳!」她歇斯底里地鳴出來，然後衝到房間把門鎖上，這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，青年守則才做到第三條，老公就做出這種事，她需要一個人靜一下，整理這些亂七八糟的情緒。

門外段宇宙和隨便穿了件男人襯衫的袁喜，都站在門口對著裡面喊話：「妳那個時間一定正好在屋子裡，所以不知道下過雨……」

「真的下很大呀，姊姊，我們騎摩托車，被淋得亂七八糟。」

「不馬上洗澡，一定會重感冒的。」

「姊，妳不要這樣，妳出來嘛，我們解釋給妳聽啊!」

「我們真的沒有一起洗澡，我只是用一下吹風機而已。」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門突然打開，袁靜指著袁喜：「那妳為什麼穿著他的襯衫?」說完門又碰地關上。

兩人這麼一來，更是覺得委屈，袁喜趕快說：「因為我脫下來的衣服，都被妳鎖在房間裡面啦!」

段宇宙也開始抱怨袁喜：「不是叫妳拿袁靜的衣服來穿嗎?妳怎麼會這樣呢?」

「我隨手拿的，怎麼知道會搞成這樣!」袁喜也很懊惱。

這個時候房門又打開，袁靜拎著小旅行包，瞼色平靜地宣布：「你們兩個可以停了，我二十四小時之內，沒辦法再聽你們說話，也不想和你們待在同一個屋子裡，我去媽媽那邊，Bye-Bye。」

段宇宙和袁喜兩人杵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袁靜打開大門，門口竟然站著傅開，他很驚訝：「我還沒按門鈴，你們就知道我來了?」

「你來幹嘛，最精彩的部分都已經演完了，走吧!」袁靜沒好氣地說。

「怎麼了?」傅開望著袁喜，袁喜大叫：「王八蛋，都是你這個死王八蛋害的。」

段宇宙連忙請傅開向袁靜解釋山上的狀況，傅開卻打量著袁喜問她穿誰的衣服?袁靜實在受不了了，「走啦，她不理你，你讓他們自己去搞。」氣沖沖地把搞不清楚狀況的傅開拉出門外。

「妳要去哪裡?我送你。」傅開先開口，袁靜筋疲力盡地歎口氣搖搖頭。傅開再問為什麼把他拉出來?袁靜沈吟片刻說：「那你再進去好了。」

「算了，我也累死了，沒力氣跟她搞了，走吧!」傅開發動車子的時候，雨開始一滴一滴地落在車窗上。袁靜心中突然閃過一絲念頭：自己或許誤會了，但想到剛剛屋裡的情形，這個念頭馬上又消失了。

兩個疲倦的成年人，決定暫時找個地方休息一下，所以他們去了一家賓，哦!不，是一家酒館，是很簡潔、冷調，極雅痞風味的那種，煙味和脂粉香混合著懶洋洋的小喇吧聲，裡面掛著一堆爵士樂手和紐奧良街景的海報，這家店風格的成熟，可由「出入的客人都是三十來歲，穿著高雅的男女一中可見一斑，傅開和袁靜選在吧檯邊坐下來。

兩人打量四周，「袁媽媽會不會把店弄成這個樣子?」傅開問。

「應該不會，這裡太虛偽了，假假的，不自然。」希望袁靜的話，沒被老闆聽到，不過這裡的確少了小天堂那種輕鬆閒適的氣氛，反而每個人都像孔雀一樣，把自個兒武裝得既萎緩又矜持，來這兒的目的，像是來看人，又像是給人看的。

袁靜看看四周，這裡的人都一個個按兵不動，風聲鶴唳的樣子，不知道是都市男女兵法裡的那一招，歎口氣，感歎自己怎麼淪落到這個地方來了，傅開告訴她，只是來避避風頭，怎麼說呢?「兩個人在一起，總有一天會針鋒相對，想把對方戮出一個洞來才安心，這個時候，我是能。躲開，就躲開的。」

袁靜覺得她躲不掉，還是想衝回去，在那兩個小鬼身上戮幾個洞才甘心。

「妳不用那麼恨，他們不會一起洗澡的。」傅開勸她，因為袁喜受不了別人看見她洗澡的樣子，即使傅開也沒看過。

那他們沒有做任何不該做的事，對不對?」這是袁靜最大的心結，但是這點傅開就沒法肯定了，兩人一陣沈默，喝起悶酒來。

傅開想起來，解釋今天山上的情景給袁靜聽，「她特別帶我上山去看夜景，說那是她初戀時的秘密基地，再也沒帶男人去過，但是後來我急著去救一個病人，小喜就鬧脾氣，不肯跟我去，唉!本來都好好的，翻瞼跟翻書一樣。」

「那你們是怎麼碰到段宇宙的?」袁靜追問，傅開支支吾吾一番，還是說了出來。

「什麼，他帶了一個女的，上山看夜景?」他真的，真的做得出這種事?袁靜强壓怒氣，把杯子裡剩下的酒一飲而盡，又再叫了一杯。

那個氣氛輕鬆閒適的袁媽媽的小天堂，到了該打烊的時候，袁媽媽送走最後一桌客人，順手把休息的牌子給掛上，翁保羅一個人坐在吧檯上，喝著伏特加，袁媽媽知道他是為了今天袁靜帶她老闆來的事情在生悶氣，但是翁保羅更氣自己的粗魯失態，簡直就像個傻老頭子，他自己愈想愈討厭，準備向袁媽媽辭職，以後還是來當客人就好了，話說到一半的時候，大門傳來猛烈的敲門聲。

「我們休息了。」袁媽媽要上前應門，被翁保羅阻止。「我來看看。」門外有三個醉醺醺的青少年，兩男一女，年紀看起來明明還是學生，卻打扮得很另類，女生裡頭還穿著校服，原來是頂兒，她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吆喝她的哥兒們出來玩耍，看到小天堂的招牌，想進來瞧瞧，發現裡面都沒人，又是家老先生老太太的店，無趣的很。

「參觀夠了吧，我們打烊丁，歡迎清醒的時候再來!」翁保羅輕輕鬆鬆地把這幾個小癟三給打發走。

袁媽媽把翁保羅拉回吧檯：「你看，如果你不做了，就只剩下我去應付這些傢伙了。來，我調杯真正的馬汀尼給你，我從來沒調給客人喝過的哦!」翁保羅温暖地笑起來，辭職的念頭也煙消雲散了。

在段宅的客廳裡，仍然穿著大襯衫的袁喜，癱在沙發旁邊，像個被放倒的洋娃娃，眼睛空洞地張著，沒有一點表情；段宇宙還是在玩他的毀滅戰士，也是同樣面無表情，兩人都覺得很沮喪，也不想再說什麼了，除了電視遊樂器的殺伐聲之外，兩人無言到天明。

凌晨時分，那間雅痞式的酒館客人已經很少了，Waiter也開始清洗杯子，袁靜的眼神已經矇矇隴隴的，傅開正準備取笑她，袁靜突然張大嘴打了個特大號的哈欠，「該走了吧。」傅開跟酒保結帳，然後扶起袁靜，她又醉又睏，整個人自然地靠在傅開身上，在旁邊的酒保一副很了解的樣子，指指袁靜，向傅開比比大姆指，眨眨眼，表示是個好貨色，傅開也只能回敬他一個眨眼，把袁靜扶出去。

外面的空氣，有著少見的清新涼爽的感覺，傅開的精神稍微一振，但似乎對袁靜沒什麼效果，他先把袁靜扶到前座坐好，自己再上車，袁靜稍後動一下身體就「啪」地倒在他的身上，傅開趕緊把她扶好，本來還想替她繫上安全帶，但是又怕會弄得她不舒服。

「傅開，你真是個君子。」袁靜在嘟噥著：「你碰都不碰我一下，是下是結過婚的女人，就像麵包發了霉一樣，碰都不能碰了?」

「對我這種學醫的人來說，霉菌和其他細菌一樣，常常是很美麗的。」傅開很認真地回答。

「像天上的星星?」

「嗯，像天上的星星。」這個時候車廂內的氣氛突然羅曼蒂克起來，還是博開比較理性，他吸口氣：「天快亮了，麵包，送妳回去吧!」

「我不要回家。」袁靜有點撒嬌，「傅開，我告訴你，我可不是沒人要的，我們老闆，他很有品味，也很有錢，他可是一直對我很有興趣的哦!」傅開一邊發動引擎，一邊叫袁靜不要再說了，她到底想去哪?久久沒人應聲，他一轉頭，才發現袁靜已經睡著了。

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，傅開把車子開到小天堂附近，把袁靜送到樓上交給袁媽媽，他疲倦得只能勉强地和睡眼惺忪的袁媽媽點點頭，然後就轉身離開。

回到車子上的傅開，一時之間發起楞來，勉强振作一下，但睡意、倦意和徽徽的醉意又讓他開始恍惚起來，他只好轉轉脖子，動動身體，伸了一個特大號的懶腰，然後才發動車子，天已經漸漸亮了，公車和一些送貨的車子，送報紙的和早起做運動的人，一起迎接另一個台北的早晨，傅開決定先回家洗個嗓，再上醫院探望沈力行。

鬧鐘響起，段宇宙立刻跳起來把它按掉，其實他和袁喜兩個人都沒睡著，不過現在他必須準備去學校上課，袁喜換回昨天那身衣服，表示自己可以坐taxi回去，段宇宙沒説什麼，只是送她到門口，完全沒有舊情人重逢的那種纏綿眷戀的感覺。

沈力行還在吊著點滴，雖然她不是住頭等病房，但因為另一張牀是空的，所以也只有她一個人，傅開進來的時候，沈力行向他道了聲早安，「晚上一個人睡這裡，怕不怕?」傅開好心地問。

沈力行眼睛徽張，虛弱地笑著：「怕什麼呢，我連死都不怕，還怕別的什麼呢?而且我知道天一亮，你就一定會來看我。」傅開感動得緊緊握住她的手。

「看見天亮，有沒有比較高興?睡一覺醒來，這個世界還是很美好的，對不對?」傅開問她。

「是啊!世界還是很美好，可是和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了，如果我不睜開眼睛，天還是會亮，少了我，地球還是照樣轉得好好的。」通常從鬼門關走一趟回來的人，都會有所感悟，體認到生命的美好，但是得了乳癌的沈力行，似乎並平這麼想。

傅開知道她是擔心胸部切除的事，事實上大概也沒幾個女人能夠坦然面對的，「我可以幫妳整型的，我不是都幫妳看過了嗎?不會有問題的。」沈力行眼淚突然掉下來：「傅開，我什麼都留不住，我連自己的身體都留不住了，我也、我也留不住你啊。」

傅開聽了心中很不忍，掏出手帕幫沈力行擦擦眼淚：「別哭了，妳可以留住我的，我今天留下來陪妳。」他拉張椅子坐到牀邊，還是握住沈力行的手。

「你看起來好累。」沈力行看看傅開後説。

「我是很累啊，發生了很多事情。」傅開很無奈地回答，一邊打了個大哈欠，他想靠著椅背，但是手被沈力行緊緊地握住，只好Let it

be，不知不覺就在椅子上睡著了。

袁喜回家的時間正好和傅開錯開來，所以沒碰到他，她在牀上躺了一會兒，决定去看看沈力行，以彌補心中逼意不去的感覺，她打開電話簿，查到第四家才找到沈力行，然後換了一套天藍色的短洋裝，到醫院的路上，她停下來買了一大束鬱金香和一籃水果。

她先輕輕敲了兩下門，沒人應，只好輕輕地把病房門打開，卻意外地看見在旁邊打瞌睡的傅開，以及他們緊握在一起的手，袁喜呆在原處一會兒，最後把花和水果籃留在地板上，很沮喪的離開。

第五章 超級市場大會串

段宇宙剛上完今天的最後一節課，這三週的進度都是排球，兩個值日生過來撞排球，裝到竹筐裡，「范頂兒呢?」段宇宙忍不住問了一句。

「沒來，今天都沒看到她。」

「好奇怪，她從來不蹺體育課的。」

「老師，你們是不是吵架了?」兩個女生七嘴八舌一番，段宇宙連忙制止。

「亂講，你們誰看到她的話，叫她來找我。」段宇宙雖然走在前面，還是隱隱覺得背後的小女生在吱吱喀喳地笑話他。

放學了，段宇宙走出校門口，今天頂兒沒來，所以車子當然不會發不動．但是卻發現袁喜一身天藍色的站在校門口等他。

「妳怎麼會在這兒?傅開呢?」段宇宙有點不高興，因為他覺得莫名其妙搞得亂七八糟，真是煩死人了，袁喜她自然也是一肚子委屈，段宇宙要她去找傅開，可是傅開卻和律師一副「心手相連」的樣子。

「我本來帶了花和水果去看那個律師，想陪陪她，順便和傅開和好的，誰知道，」袁喜搖搖頭，然浚想到：「姊姊呢?還在生氣?」

段宇宙聳聳肩：「在妳媽那邊，妳媽叫我先別去惹她。」兩個人站在機車旁邊，各想各的心事。

袁喜突然眼睛一亮：「喂，我回去煮幾個傅開喜歡吃的菜，送到醫院去給他!走啦，載我去買菜，快點快點。」段宇宙無可奈何只得遵命。

傍晚時分的小天堂，還沒有什麼客人，有人推門進來，竟然是鄭嘉中董事長，他今天穿著雙排扣的淺咖啡色西裝，顯得風度翩翩，手中捧了一大串白玫瑰和一籃水果走了進來。原本坐在吧檯旁高腳椅上看晚報的翁保羅立刻警戒起來，好像是豹子在面對勢力範圍的入侵者時互相對峙的情況，翁保羅一開始語氣不善盡是找茬，後來鄭董說他是來看袁靜的，氣氛才緩和下來。

一早上你們老闆打電話給我，說袁靜不舒服，在你們這邊休息，要跟我請個病假。」鄭董解釋來意。

袁媽媽這個時候才下來，急忙上前招呼鄭董，鄭董剛剛從翁保羅的話中，才曉得袁靜是她女兒，但是袁媽媽怕鄭董誤會她和翁保羅是夫妻，趕緊指著翁保羅解釋：「可是他姓翁。」

「啊?」

「呃，我是說他不姓袁，我不是跟他，呃，是，我是袁靜的媽媽，謝謝你一向對她的照顧。」袁媽媽講到一半，發現愈描愈黑，只得把話題轉開。

鄭董表示他想上去看看袁靜，但是翁保羅可不許他進袁媽媽的房間，袁媽媽正在制止的時候，忽然傳來袁靜的聲音：「翁師傅，我起來了，鄭董，你好。」三一人回頭一看，袁靜居然打扮得非常華麗，穿了件袁媽媽的改良式旗袍，瞼上是濃妝，再加上濃濃的CHANEL No.5。

「好漂亮。」鄭董看得眼睛發直。

袁媽媽卻叫起來：「嘩，妳在搞什麼?妳這樣那像是生病?不是陷我於不義嗎?」

鄭董趕快獻上花和水果：「我是來探病的，可是，妳看起來很好，餓不餓?我請妳吃飯。」

「不，我請你吃，要跟你賠罪，媽、翁師傅，我出去了。」袁靜又來一個驚人之語，留下袁媽媽和翁保羅兩人對望。

「她是不是鬼上身了呀?」

「可是，僵屍都不是穿這種旗袍的吧?」

袁靜坐進Benz裡，一直望著窗外，也不知道在想什麼，「我們還是吃清淡一點好了，日本料理好嗎?」

「還是吃台菜?」鄭董連問了兩句，袁靜都沒有反應，「袁靜，妳想吃什麼菜?」

袁靜這才回過神來，她勉强做出開心的樣子：「其實，我們今天不要在外面吃好不好?我們買菜到你家去，我做給你吃?」

「妳不是不舒服嗎?好啊，去買菜。」

傅開把車開到超級市場附近，找好車位，沈力行累慘慘地癱在前座，她決定要提前出院，傅開準備替她買些吃的東西在家裡，讓她在車上等，可是沈力行也想跟去逛逛，她不想一個人被留下來，傅開只好慢慢地扶著她下車。

這間超級市場開在地下室，賣場很大，相鄰的無數排貨架間，走著三三兩兩來來去去推著小推車的客人。生鮮食品的這一排，喜形於色的鄭嘉中，和一瞼堅毅、像是在執行任務的袁靜，兩人推著一輛車；隔壁罐頭乾貨一排，不太耐煩的段宇宙，和專注尋找貨品的袁喜，推著一輛車；再過來一排，賣的是糖果餅乾，蹺一天課的頂兒和她的哥兒們，他們空著手，東摸摸，西看看，卻是什麼也沒有拿；再隔壁一排，是最靠近大門口的，電動門一開，進來了沈力行和慢慢扶著她的傅開。

袁喜一副發現新大陸的樣子：「啊！有髮菜的罐頭耶！還有XO醬，可以做素什麽錦哦，趕快，幫我找腐衣。」

「妳什麼時候燒這麼麻煩的菜啦?不是只會包餃子嗎?」段宇宙不由得吃味起來。

「傅開教我的啊，我跟你講，當醫生的男人，手都很靈巧的哦!」袁喜可沒有意識到段宇宙開始不爽了。

「哼，打球的手就不靈巧了嗎?」段宇宙不服氣地拿起推車裡的一個蘋果、一個罐頭和一包零食，像表演特技一樣，把三樣東西在兩手間拋擲著，「這個醫生會不會啊?」袁喜要他小心，別把東西摔破了，才講完，段宇宙手上的東西就立刻掉在地上，原來他看見了今天蹺課的頂兒。

頂兒穿著橘色的塑膠質料短裙，黃色的中空背心，瞼上不合年齡的濃妝，她親膩地牽著那個男生，悠悠晃晃地朝著段宇宙走來：「啊，老師，還有這位小姐，我們又碰面啦!」

那個男生看著袁喜：「妳好面熟，就是那個三正頻道主持節目的，對，我看過妳。」

「妳今天沒去上課?」段宇宙問頂兒。

「反正還不是碰見了。」頂兒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。

「妳連我的課都不上?」

「那你還不是跟別的女生在一起，她又不是你太太。」

「妳講這些幹嘛?」

這個時候貨架的另一端，鄭嘉中和袁靜正推著車子走了過來，頂兒很訝異：「啊，你和師母一起來的?」段宇宙轉過身去，正好和袁靜的眼光對個正著。

「啊!」三個人一起叫出來。

頂兒的朋友很興奮，拉拉她的手：「他們在拍戲是不是?」頂兒叫他閉嘴；袁靜突然掉頭就走，鄭董和段宇宙一起追上去，把袁靜拉回來，兩個男人開始爭執起來。

段宇宙知道他是袁靜的老闆之後更火：「你强迫職員陪你來這裡，你這叫性騷擾，我可以告你！」

「告你個頭，這裡是超級市場又不是賓館，你這個神經病，而且是她自己要我陪她來買菜的，關你什麼事?你是她爸爸還是她兒子?」鄭董也失去了風度。

「我是她老公。」

「她老公，那你去問袁靜啊，是她自己說要煮飯給我吃的，對不對?」

袁靜夾在兩個男人之間很是為難，老闆和老公吵成一團，她攔不住只好大叫：「你們都閉嘴啦!」

大家嚇一跳，一起望著袁靜，她生氣著說：「你們吵什麼?應該是我最生氣耶。」然後指著她老公：「你為什麼跟我妹妹在一起?」

「妹妹?」頂兒在一旁不可置信地插嘴。

袁靜再指著她老妹：「妳為什麼還跟我老公在一起?你們要氣死我是不是?」

段宇宙趕緊解釋：「我去找妳，妳都不肯見我。」

鄭董在旁邊很高興的說：「我去找她，她馬上就下來。」

「好了啦!」袁靜開口之後，才想到對方是老闆，趕緊對不起。

袁喜也在旁邊解釋：「姊，今天是我拉著姊夫來的，是我要買菜回去做給傅開吃。」

「那上一次，也是妳拉著他進洗澡間?」

段宇宙趕快聲明：「妳怎麼這樣，不是跟妳說過，我們是在山上剛好碰到的。」

袁靜指著段宇宙繼續問：「傅開告訴我，你還帶了另外一個女人。」

「不是女人啦，只是一個小女生，他的一個學生而已。」袁喜代為解釋。

「誰相信!」袁靜瞥一瞥嘴。

袁喜指著頂兒，「就是她啦!」

頂兒一看戰火波及到自己身上，慌張起來：「啊，我?是，是老師說，要帶我去看那個他大學時候初戀的秘密基地。」

「哼，初戀的秘密基地，那帶你去幹嗎？」袁靜簡直像個法官。

「嗯，我不知道，一到那邊，就碰到她了。」頂兒指著袁喜。

袁靜轉過來問袁喜：「小段的祕密基地，妳怎麼會跑去了?」這個時候頂兒的朋友爆冷門地插嘴：「那她就是他的初戀情人嘛!這麼簡單的事也搞不清楚。」

現場頓時安靜無聲，大家都看著袁喜和段宇宙，「小喜，真的是這樣?妳和小段在大學時候真的是男女朋友?」袁喜看著段宇宙，沒有回答。

袁靜繼續說：「哦，怪不得妳從來都不講妳的初戀，所以你們一個是體育系的白馬王子，一個是英文采的系花?如果你們根本分不開，當初為什麼不跟他結婚?」

鄭嘉中看看情形，完全沒有自己插手的餘地，只好拿起貨架上的物品來研究，倒是袁喜被激怒，也發起脾氣來：「是妳趁我出國的時候和他結婚!妳還來問我?」

袁靜氣壞了，拉著段宇宙過來：「妳自己問他，他有沒有告訴過我你們的事?」然後問段宇宙：「你那個時候是在等她嗎?等她從美國回來嗎?那你幹嘛娶我？那我當代用品嗎？」

這個時候隔壁貨架間的傅開勸虛弱的沈力行不要再逛了，可是沈力行很珍惜傅開陪她的機會，傅開只好答應她，再逛一排再回家，他們倆不知情地緩緩移向那個「戰鬥區」。

而在戰鬥區內，目前最新戰況是鄭嘉中正在勸袁靜，事情過去就算了，不要再計較，袁靜不甘心，硬是逼著段宇宙要他當袁喜的面表示他一點都不喜歡她了，段宇宙為難地看著袁喜。

「你敢!不准你說!」袁喜如此反應，原來複雜的五角習題，現在成了兩姊妹間的角力。

段宇宙氣也上來：「妳憑什麼不准我說?妳每次來找我，都是為了傅開!我一天到晚在幫傅開收爛攤子，連妳要做菜給他吃，都要我來陪妳逛超級市場，幫妳推這部爛車子。」

袁喜故意賭氣地反駁：「那都是藉口啊!你這個白癡，不然我早嫁給傅開了。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傅開和沈力行早已經出現在這排貨架的末端，段宇宙和袁喜背著他們所以沒看見，只有袁靜驚訝地張大了嘴，告訴袁喜：「妳自己去說給他聽吧!妳的『藉口』也來了。」

「天啊!」袁喜轉過去看見傅開，才後悔地叫出來，傅開氣得發抖，眼睛瞪著袁喜，沈力行跟他講的話一句也聽不進。

段宇宙看見傅開立刻警覺：「搞什麼，是不是你們故意串通好，來跟我們攤牌的，是不是?」

「胡說八道，虧你想得出來!」袁靜回段宇宙。

「不是串通好，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會這樣?」

大概只有故事的原作者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了吧!

袁喜看著傅開，不知所措，緊張得掉下眼淚來，剛剛大爆冷門的男生悄悄問頂兒：「現在又是什麼狀況?」

頂兒指著傅開：「好像是那個女生的未婚夫之類的。」

段宇宙覺得又糗又受騙地拋下一句，「你們這些人完全莫名其妙。」然後拉了袁喜就走，袁喜望了傅開一眼，但是傅開冷冷地把頭轉開，段宇宙經過沈力行身邊時侯，碰到了她，連著一大堆特價汽水也轟隆隆倒了一地，傅開趕快過去扶沈力行，段宇宙則頭也不回地載著袁喜奔馳離去；一場「七角戀情，超級市場大會串」就這樣草草落幕。

鄭嘉中送袁靜回到小天堂，並且勸她和媽媽聊聊可能心情會好一點，袁靜心中感激：「走，董事長，我請我媽下廚慰勞你。」

「哈哈，你們那位翁師傅會毒死我的，謝了。」鄭董倒是挺幽默的，雖然一直想追她，但也從來不至於構成辦公室的性騷擾，袁靜想知道他和袁媽媽到底可不可能?畢竟他的條件實在不錯。

鄭董只回了句：「男人老了，只是樣子變老，追女孩的心可是不會變老的。」

「只會愈追愈年輕，我知道啦。」

臨走前鄭董還要她好奸休息。

「今天多謝你了鄭董。」袁靜真的覺得很慚愧。

當她走近小天堂時，才發現門推不開，大門上掛了店裡平常用來留言的小黑板，上面寫著：「你們出來吃飯了，真好!但是我們出去吃飯了，抱歉!袁媽媽留。」袁靜看著小黑板上的字，有點懊惱，又有點好笑，只好洩氣地坐在門前的階梯上，像個無家可歸，或是被關在門外的小孩似的，等著仁人君子來解救她。

傅開把沈力行扶到沙發上躺好，然後幫她把食物放進冰箱，他打開冰箱一看：「面霜、眼霜、滋養霜，怎麼都是這些東西?」他只好努力挪出空間放食物。

「到了我們這個年紀，東西可以不吃，但是保養品絕對不能不用的。」沈力行不好意思地解釋，然後向他道謝，而且傅開為了下山救她，又惹了這麼多麻煩。

傅開解釋：救人是醫生的天職，而且萬一那天傅開被判了刑、關起來，沈力行也一定會想辦法救他的，不料沈力行笑著說：「如果你娶了別人，我就絕對不會幫你，甚至還會有點開心地看你坐牢。」

「所以，顯然我是個比較寬容的人。」傅開只好自我解嘲。

沈力行搖搖頭：「你不是比我寬容，你只是不愛我了，愛情和同情其實很容易分辨，同情會帶出一個人最好的一部分，但是愛情卻會帶出一個人最糟的部分，像是哭泣、吵架、詛咒對方。」

「所以啦，我們互相同情一下，不要再管那個糟糕的愛情了吧!」傅開建議。

「你同情我生病，那我同情你什麼呢?」

「同情我只不過是別人的『藉口』罷了。」其實他們可以接吻的，是誰說的，同情我可以親我!

翁保羅帶袁媽媽到一家高級的鐵板燒餐廳吃晚飯，因為主廚的小雷是他的徒弟，小雷當然特別盡心烹調，三人愉快地聊著鐵板燒和廚師心理學，這也是翁保羅最擅長的，忽然袁媽媽擔心起來：「我們這樣忽然把店關起來，也不知道耽誤了多少客人吃飯呢?」

翁保羅正經地對袁媽媽說：「妳又來了，應該要學著倒過來替自己想，每天這些傢伙，都耽誤了我跟妳兩個人出來吃飯談心，再這樣下去，我還有多少機會呢?」袁媽媽和翁保羅互相交換了一個幸福的微笑。

紅磚道上，橫停著段宇宙的破「追風」，他和袁喜兩個人靠著車子手拿著漢堡和可樂，兩人一邊吃，一邊看起過往行人，漢堡吃完後，袁喜側著頭看著段宇宙，然後低頭幾秒鍾再抬起來，像是下定什麼決心，她說：「走吧!」

「去那?」段宇宙不太感興趣，袁喜卻興致勃勃地表示要帶路，然後搶先坐在摩托車前座，她會騎嗎?當然不會!段宇宙才想起來這是他們以前在學校時常玩的把戲，也跟著興奮起來，立刻跨上車子，兩個手臂把前座的袁宣口擁住。

「對啦，出發吧!前面紅燈右轉!」

段宇宙一路聽從袁喜指揮，在馬路上悠然行進，二叫面再左轉，嗯，過了那家便利商店就到了。」段宇宙依言停下一看，竟然是一家外表小巧可愛的賓館。

「啊?這裡?」

「對呀，好了，你把車停好。」袁喜一瞼自然，等段宇宙把車鎖好，就拉著他走進去了，賓館外頭的霓虹燈，開始閃爍起來。

傅開等沈力行睡著後，把房間收拾一下，只留下一盞枱燈，在他走出去門之前，悄悄地拿起電話，儘量不出聲地撥回家去，響了二十來聲他才放棄，開門時，他又回頭望了一眼，確實一切妥當，才離開。

他今天實現了對沈力行的諾言，陪了她一整天，但是卻在超級市場裡，聽到令他心碎的話，袁喜沒回家，他也不想回去，「還是到袁媽媽的小天堂坐坐吧!」傅開告訴自己。

車子開到小天堂門口的時候，傅開發現門口有個身影，原來是等著等著打起盹來的袁靜，她被車子大燈照醒，迷迷糊糊地張望著，傅開下車走到她的身邊，問她怎麼了?身體不舒服?為什麼坐在這兒?袁靜指指門上的小黑板，傅開看了笑笑說：「一定是翁師傅留的話，他們連備用鑰匙也拿走了嗎?」他一邊說一邊伸手到門邊一盆海棠的花盆旁摸索著。

「什麼備用鑰匙?」袁靜不知道。

「袁媽媽沒有告訴妳?妳看，這是她幫小喜準備的。」傅開拿到鑰匙後，掏出手帕來擦一擦，袁靜看了很驚訝地說，傅開大概是台北最後少數幾個會隨身攜帶手帕的男人了。

沒有客人的小天堂似乎另外有一種風味，袁靜坐在吧檯前把櫻桃當成籃球在玩投籃遊戲，試著從各種不同的距離把櫻桃投進玻璃杯裡，傅開則站在CD架旁：「我很欣賞妳媽媽，可是她的音樂品味實在是很奇怪，啊，她也有這張。」傅開把這張CD放進音響裡，小天堂裡隨即流洩著憂傷而有力的爵士女聲，這是Billie Holiday的精選集。

袁靜問傅開是不是怕她不哭才放這種歌曲。

「我是怕妳哭得太大聲。」

「會哭得此你大聲嗎?：貝靜不甘示弱。

不過傅開很正經地說他不會哭，因為他前年動手術把淚腺拿掉了，為什麼呢?因為他覺得流眼淚一點意義都沒有，所以就把淚腺拿掉啦。看看袁靜半信半疑的樣子，他更乘勝追擊地說，明年還打算把腳上的汗腺拿掉，這樣穿過的襪子就不會有味道了。

袁靜知道被唬了：「你們男人愈老就愈會鬼扯是不是?」

過了一會，傅開問袁靜今天她和她老闆到底是怎麼回事?是不是也只是拿鄭董當個藉口?袁靜否認：「我是真的打算做菜給他吃。」

「哦，那這個就不叫藉口，應該叫……『國慶閱兵』。」傅開當場就創了個新名詞出來，並且分析給袁靜聽：「所謂的『國慶閱兵』，無非就是妳覺得氣氛有點不對，不安全，產生危機意識，就趕

快把手邊最唬人的武器亮出來，讓大夥瞧瞧妳的厲害，這樣別人就不敢輕舉妄動啦。」

那到底氣到了段宇宙沒有呢?袁靜歎了口氣：「算了吧，每次想氣氣他，最後反而一定被他氣個半死，我簡直就像個籃球一樣，明明裝了一肚子氣，還要被他拍來拍去，丟來丟去的。」

「沒辦法囉，誰叫段宇宙是個籃球高手!」傅開也愛莫能助了。

其實傅開和袁靜年齡相當，社會歷練也夠，所以聊起來十分投機，可惜兩個人都早已心有所屬，不然倒會是一對很好溝通的愛人；不過再成熟、再通達事理的人，碰了到愛情一這個關卡，也是照樣勘不破、解不了的。

兩個人都喝得有點微醺了，傅開很無聊地把所有的燈一盞一盞的打開，小天堂顯得愈來愈燈火輝煌；袁靜投籃玩膩了，現在改玩疊羅漢，把桌上的杯子一個個疊起來。

袁靜擔心自己再不生，就會變成高齡產婦了，而且她私心盼望段宇宙當了爸爸，就會因此而成熟穩重起來。傅開反對這種理論，他認為要是袁喜生了個女兒，她不但不會因此長大，反而可能和女兒爭風吃醋；談起袁靜和傅開面對另一半時，都因為年齡差距而產生代溝，特別是袁靜她渴望被保護，結果反而都是她在照顧老公。

「男人很難變老的，男人如果變老，不是一分鐘一分鐘、一個月一個月的變，男人如果要老的話，就是一下子就老掉，一下子就變成一個不折下扣的老頭子。」傅開又有高見了，所以他的結論是：「老兵不死，只是越變越髒!」那他自己呢?不是變老、也不覺年輕，好像凡事置身事外，冷眼旁觀的感覺，這樣會比較輕鬆嗎?傅開問自己，搖搖頭，再喝一大口啤酒。

賓館的房間很高，有一大扇窗戶可看見天空和夜晚的街道，段宇宙躺在沙發上，袁喜靠在他的懷裡，大家可不要誤會，他們都還穿著整齊的服裝，袁喜輕輕地對段宇宙說：「戀愛其實只能談一次的對不對？初戀之後再談的每次戀愛，都只是為了再温習第一次的那種感覺，再回味一下對不對?」這個想法倒是很發人深省。

她繼續說：「可是每一次都會失敗的啊，就好像童年時吃到什麼珍貴好吃的東西，就深深牢記在心裡，等長大後自己有能力可以買一

大堆的時候，卻再也找不回當初那種美味的感覺了。」段宇宙一直沒有開口，只是一直撫弄袁喜的頭髮和瞼頰。

良久、良久，段宇宙才問：「小喜，真的，真的要這樣嗎?」

袁喜堅決地回答：「對，一定要這樣，事情才會過去。」說完就立刻把段宇宙推進浴室洗澡，段宇宙還在猶豫，袁喜卻堅持非這麼做才能解除咒語，他們之間的事才會過去，否則今天不做，就會永遠沒完沒了，袁喜這種解決亂七八糟情況的邏輯，還真的很詭異，非常人所能理解。

洗完澡後段宇宙和袁喜都只穿著純白潔淨的內衣，兩人立在窗前，段宇宙在袁喜身後用雙手璟著她，唉!是不是像極了浪漫文藝片的鏡頭呢?

袁喜想起以前在學校的時候，翻譯過一首拜侖的詩送給段宇宙，她面對星空開始唸誦：「我們不會再一起遊盪，消磨這樣幽深的夜晚，儘管這顆心依然愛著，盡管月光依然明亮……」

段宇宙這個時候才想起來，斷斷續續地附和著袁喜：「夜晚為愛情而降臨，跟著馬上會天亮，雖然月光還是一樣，我們不會再一起遊盪。」

袁喜轉過身來，眼角有晶瑩的淚光，段宇宙安慰她：「不要哭，來，我們跳舞。」兩人隨著不知道那裡傳來的情歌，在月光下，輕輕地轉動著。

「我們只跳舞好不好?」

「當然好，我們只跳舞，因為我們不會再一起遊盪。」

夜深了，傅開又換了一片CD，Sting的Shall We dance?然後把燈光調暗，他走到吧檯前鞠個躬，邀請袁靜共舞，袁靜開心地接受，兩個略帶醉意的人，就在桌椅之間，優雅而輕盈地旋轉著、旋轉著、旋轉著。

吃完鐵板燒的翁保羅和袁媽媽，兩人興致很好，不想這麼早回去，所以一起到一家有舞池的Piano Bar去，這裡出沒的人年紀都在三十上下，喝酒、聊天、跳慢舞的都有，但是沒有人注意到角落裡，年紀顯然大許多的翁保羅和袁媽媽。他們很親密地隨意地跳著慢舞，兩人回憶著前一次跳舞的時間，分別是在七年前和十五年前，他們跳得

很樸素，幾乎只是腳在移動著，話也不多，只是下時地笑著望著對方。

「等一下我們要去哪裡？」袁媽媽問，翁保羅要袁媽媽邀請他到她家裡去，等袁媽媽答應了，他卻表示不能去，讓袁媽媽一臉困惑，翁保羅解釋是因為她房間裡還掛著和袁爸爸的結婚照，像一道符咒一樣，像他這種妖魔鬼怪可就進不去了，袁媽媽聽了只能抱歉地笑笑。

「我知道一個地方，可是妳要答應肯跟我去。」翁保羅說。

「嗯，我答應。」袁媽媽點頭，兩人繼續隨著音樂移動著。

結果翁保羅帶袁媽媽來到一家小巧可愛的賓館，沒有錯，就是這一家，在等電梯的時候，袁媽媽很緊張，翁保羅一直安慰她，事實上他自己也不像外表假裝的鎮定，電梯終於到了大廳，門開了，有兩個人走了出來和他們擦身而過，交換位置，電梯門關上之後，袁媽媽說：「是不是我太緊張了?怎麼好像看到小段和小喜?」

翁保羅摟住袁媽媽的肩：「不要亂想了，怎麼可能，來!放鬆一點。」

走出電梯外的段宇宙和袁喜，走了兩步之後同時開口：「你有沒有覺得……」「天啊，真的是他們兩個。」段宇宙和袁喜一邊驚訝、一邊又擔心自己有沒有被瞧見，兩人嘻嘻哈哈的樣子像是一對交往多年的好朋友。

第六章 神奇的節日

今天的小天堂似乎有種特別的節慶氣氛，鋪著白桌巾的長條桌上，左側坐著段宇宙和袁靜，右側坐著傅開和袁喜，袁媽媽和翁保羅對坐在兩頭，大家都盛裝出席，翁保羅則穿戴著整齊的廚師行頭，這個景象，愛看港片的讀者可能會很熟悉，就像賀歲片「花田囍事」或是「滿漢全席」在結尾時大團圓的感覺。

沒錯，今天是袁媽媽生日，翁保羅站起來發言，為了慶祝她的生日，他將調配一種神奇的酒請大家喝，而這個酒將使今天變成一個神奇的節日。

大家的目光現在都集中在長條桌上，除了鮮花之外，桌上只有幾個器皿和水晶杯。

翁保羅好像是童話故事的巫師一樣，開始調著幾瓶顏色鮮亮的液體，大家都專心地看著他表演。

依照貫例，他一邊動手一邊發表翁式哲學：「人生，充滿了美好和悲傷的回憶，可是只有眼前這一刻才是最珍貴的，如果我們永遠懷念過去，那我們跟一粒白煮蛋有什麼兩樣?白煮蛋是死的，不會成長的，也不會變成一個新鮮可愛的生命，對不對?」他望著袁媽媽。

「對!」袁媽媽點頭。

「嗯!每件事情都有第一次，我們第一次吃到冰淇淋，當然會覺得好吃得不得了，簡直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東西，但是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一百次吃，還會覺得這麼好吃嗎?」他看著傅開。

「不會!」傅開回答。

「冰淇淋再也不會像第一次吃的時候那麼好吃了，可是有什麼關係，天底下好吃的難道只有冰淇淋嗎?」這次他轉向袁靜。

「還有別的。」袁靜說。

「對，還有生菜沙拉、蚵仔煎、還有起司蛋糕、海鮮披薩、麻婆豆腐，還有各式各樣好吃的、一輩子也吃不完……」

「沒錯!」段宇宙爆冷門地插了一句。

翁保羅瞪了段宇宙一眼繼續說：「那又何必唸唸不忘冰淇淋呢?人生就該活到那裡、吃到那裡，每一樣被我們吃到的東西，我們就該好好珍惜，吃出它最好的味道來。」他看看袁喜。

袁喜乖乖點個頭。

「這杯酒，會讓你們看清楚人生，擺脱過去的陰影，讓你們變得真實，在今天我們一起喝下它，靠著它給我們的力量，我們都會變成更好、更會生活的人!」翁保羅舉起銀光燦爛的調酒器，莊嚴地晃動了三次，然後為在座每一個人的杯子中，倒入這種顏色亮麗璀燦的酒。

「來吧，我們要喝了，喝下之後，在座的每一個男士，可以選一位在座的女士，說一句你最想說的話，注意!只可以選一個人，說一句話，明白嗎?好，乾杯，讓這個神奇的酒賜給我們神奇的力量!」

翁保羅帶頭喝完，其他人也跟進，只是表情不同，有的慎重、有的俐落、有的一口吞下。

然後翁保羅牽起袁媽媽的手：「我們結婚吧!」

袁媽媽笑著點頭。

傅開握住袁喜：「小喜，我再向妳求一次婚，嫁給我吧!」袁喜摟著傅開的脖子，在他臉上亂親一通。

剩下段宇宙和袁靜了，段宇宙有點緊張地先清清喉嚨：「袁靜，我們再談一次戀愛吧!」

袁靜笑著笑著，眼淚也跟著掉下來，落在段宇宙的肩膀上。